踈齋集 四

疏箚

疎齋集卷之七目録

疏劄

因宋成明疏辭職劄

四劄

因柳夌等疏辭職劄

擬進病中移心箴劄

遞內局之任仍出城外乞免本職疏

辭右議政疏

論事劄

以虹變乞免兼請　東宮隨　駕劄

隨 駕水原陳所懷劄
論救灾荒劄
因沈珙疏陳情乞退疏
因朴聖幹趙鳴謙疏引咎劄
因尹趾完疏引咎疏
再疏
三疏
東宮別諭後上 大朝疏
敦 諭後辭職上 東宮書
承旨敦 諭後上 東宮書

辭內局提調劄
再劄
三劄
上東宮辭內局提調書
因李明誼疏辭內局提調疏
上東宮辭內局提調劄
因李獻英兄弟供辭辭職劄

疎齋集卷之七

疏劄

因宋成明疏辭職劄 乙未

伏以臣於昨日瀝血疾籲乞蒙譴斥 隆旨鄭重曲
賜開釋驚魂少定感淚被面即當包羞就直更參問
候議藥之列而人言罔極釁孽狼藉徒恃 異恩不
恤糾劾本罪之外又無忌憚席藁私次瞻望 雲天
兢惶菀結氷炭交中但俟鈇鉞之誅而已臣保護不
誠使 聖疾尚未康復今以區區廉義又曠棄職事
嘗憂酬應之煩終犯瀆擾之罪自數諐殃萬死猶輕

寧以此受罪萬萬實所甘心其何敢重入 禁近之地復使人疑之以諳蔽勸導之奸也噫明知其有妨於 調攝而嫌近乎婦寺之忠一任其紛紛方可以免此危辱此則不但臣所不敢亦所不忍也國事雖異於家事君親事當如一父母有疾憂其或勞人子之情也其不以憂父母之疾者憂君上豈天理也愚迷之見本自如此故入告出戒自盡其惻怛之誠終致人疑遂陷大僇尚誰尤哉然而論臣者論思之官也臣則忝具瞻之位臣而仍冒其任辱 朝廷甚矣自畫於私心者亦决矣一日撕捱豈但增臣罪戾當

此直宿之日不可一刻虛曠其職伏惟 聖慈天地父母特察臣肝膈之懇且念保護重地先削臣職仍治臣罪公私幸甚

四劄

伏以臣昨伏承第三劄之 批天聽逾邈然矣臣隕惶失圖莫知措躬之所固浪默縮伏以俟 嚴誅而保護重任尚在身上不得不更申血悃干瀆於此時罪尤萬死目今 聖候寢膳未復常節餘證尚有進退而臣則曠 起居廢嘗藥 恩言藹然有可以泣鬼神感豚魚而臣則冥然不動違拒 明命犬馬戀

恩蜂蟻知義而臣之昏塞曾虫獸之不若噫臣豈樂爲此而忍辜　恩也毋論分義與情禮　王章至嚴罪孽難逭而迷不知反者必有所惡甚於死夫豈爲身計哉人或責臣以委棄職事日事瀆擾於　靜攝之中大非臣子之義臣之悚然惶悸曷有其極但臣竊稽故事李綱乞身於干戈之際文天祥謝事於亂亡之日二臣者忠義貫金石重望在天下而知其身不可容則時危而莫之顧誠以無補於國事有辱於朝廷耳今者天地　宗社擁佑　聖躬神人之憂比春夏則有間矣不可擬議於二臣之世而顧臣涓埃

莫裨於保保護罪名狼藉於簡書雖人言或不出於至
公臣身之不可容則决矣臣又仰恃　眷顧之恩苟
冒於一時豈不有愧於前哲貽譏於　聖世乎　聖
明亦嘗置之於輔相之列宜念簪履之舊退之以禮
俾得畢命於牖下此實　造化之深仁也人臣罹讒
莫伸抱寃泉壤者從古何限而今臣幸生　明時罔
極之誣卽蒙昭釋肉骨生死未足以喻此　聖恩然
臣不耻不懼忍能抗顏重入必加以縱肆無忌憚之
目雖　聖慈倍費生成之澤恐不可濟矣臣憂患餘
生積畏風波有若傷鳥之聞弦區區微命從不足惜

亦何忍重辱　淸朝乎伏乞　天地父母更加矜察
危悃亟　命削臣名於朝籍仍治臣瘝職辜　恩之
罪不勝幸甚

因柳奎等疏辭職劄

伏以臣伏見湖南儒生柳奎等疏本乃以臣與人往
復私札上塵　宸嚴之聽臣固已不勝其惶恐而又
其事端初由於臣紛鬧至此悚恨何可言始臣陳達
請刊之由一如臣所答故相臣尹拯之書更無可陳
而俞相基南歸時臣又言之曰此書源委雖如君言
市南公之始托以修潤者猶意其有所未盡今酉峰

本卷帙若多必益完備君歸路歷請其本合刻則尤好合刻之由雖未更達 天聽君旣托我以序跋我當備論其事 聖鑑終可俯察矣其後伏聞相基果歷見尹拯傳臣語則拯以爲凡事公則一私則多歧此書何有彼此左相之意亦好可取以合刻卽出其增修之本以與之而尹行敎則以爲刊書雖有 朝命 筵奏不及於吾家共編之事祖父身後誄狀章疏皆及此書故世傳爲吾家書今以一書屬於兩家人必爲疑乃追還其所與之本行敎貽臣書亦如此矣相基之疑怒由於此乃與拯父子往復爭辨以爲

尹宣舉於此書但參涉而無共編之實尹拯受其師托而終乃謂不省識辭說甚多不但湖儒之所陳而已臣於尹家爲至親俞家有世好誠不勝其慨歎乃欲居間極意調柔及見其兩瞬而終不可合則更不欲干涉其事前後事實不過如此蓋臣少日略涉獵此書之凡例喜其纖悉久不能忘若其兩家師友父子之間相托於出處存亡之際者固未嘗與聞但憑俞相基所示其祖之狀文故請刊之時不能詳陳其始末且既刊行矣則寧取完備之書故又勸其合刻矣夫尹俞兩臣之交卽古所謂姓不同兄弟也喪亂

之餘攜手窮山相與講明禮學者要非爲傳後之計
兩筆互書手迹猶存則何嘗有自私之意且其書理
則可以公天下而體段則不過如類書元非兩臣所
自立言其共其專顧何有輕重而到今兩家子孫忽
生疑貳俞相基之謂但叅涉而不謂之共編尹行教
之謂世傳吾家書而生疑於合刻恐非其兩祖當日
之心也臣之請刋初出於爲　國家崇禮教之意豈
嘗循相基之囑只助其剞劂之力而已也至於爭端
之起序跋之出初非臣所可逆料早知其如此何敢
以刋行爲請又何可勸之以合刻也然緣臣處事疎

卒終使士林復有此風浪自訟愆尤無地自容伏乞
聖明特察臣難安之情亟許譴斥以懲其奏事不審之罪不勝幸甚

擬進病中移心箴劄

伏以宋臣張詠謂其門人李畋曰子於病中得移心法否曰未也詠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臣竊稽詠以政事才有名於太宗眞宗之世又伉直有奇節然其生也早固非周旋於濂洛諸賢之間者而其自得而誨人若此亦可謂天資近道也臣於昨年嘗爲 聖明再誦此語伏蒙

留心聽納理到之言必已當　聖意而久不忘矣然臣造次陳說不能闡發前人之微意常自耿耿在心也　聖疾再發沉綿九朔今幸少安臣竊伏思惟皇天或者荐降憂戚將以玉成我　聖主歟然則　聖明益宜存心養性以盡事天之道恐懼戒慎以存畏天之誠　聖人志氣雖未必隨血氣而遽衰或恐久惱於　疢疾莊敬之志不强清明之氣少餒則非所以仰承天休是以益覺移心之法切要於調攝也蓋因病而習敬敬久而病愈其道順信正可以吉無不利無可疑矣又其言深有得於屈伸相感之理內外

交養之功臣誠三復翫繹久而愈信每當入對欲申前說長言恐支反不如文字故乃於嘗藥之暇輒敢推演其意作爲病中移心箴一篇屢欲稽首而獻之又恐文辭淺拙不足以感發 淵衷徒煩 聽荅之勤囁嚅久不敢也顧念臣雖妄懷過憂憂而不誠則非至誠也 聖明雖無斁亦保樂取於人則尤至善也今臣久叨重任術昧毉藥不能以湯丸砭焫仰裨血氣惟以保身體嚴敬畏之說日陳于前有以警惺乎志氣者卽臣之職也而愚無知識口不能自出昌言見古人一言之幾乎道者必欲三獻而不已是何

畀於野夫芹曝之誠也雖然若蒙 聖明不以臣魯莽而遂忽此嘉言時加 澄省以助日新之德尚可以代瞽史工師之祝矣伏况 聖明允迪玆言由習而成性欲罷而不能則收功於異日何可量也臣誠不任惓惓之愚敢忘僭猥謹將蕪辭隨劄投進曷勝惶汗臣今退出之後恐難數奉 淸燕之侍亦何能隨事箴規又敢就句語中略而未詳者附陳于後伏乞並賜 睿照或可有補於節宣之萬一此實愚臣片片血忱千萬冀幸

遞內局之任仍出城外乞免本職疏 丙申

伏以臣伏蒙 天地生成之澤許遞難冒之任俾得脫去風波避遠陷穽兼有 恩諭鄭重誠意藹然豈但無狀賤臣涕泗交流感極欲死凡在聽聞孰不聳歎然臣不自謹愼前後常陷危機 聖上輒費保全之深恩此其罪萬戮難贖而 聖仁如天猶惜其欲退 諄諄敎戒臣是何人敢承斯 眷意臣亦何心乃敢求退於此特乎人之論臣之罪者必不但汚辱而止臣宜自 闕下出城俟罪而誠有遲遲不忍便訣之意且不欲過自悻悻濡滯數日竊聞物議頗怪臣稽不知恥此又臣之罪也臣於昨者急於解任不

暇自暴情實且嫌辨爭而懼煩擾尚此默息非敢以
聖明之洞察本心仰恃　寵靈而然也盖臣疎鹵蔑
劣百不猶人猥蒙拂拭致身此地十年上秩涓埃莫
酬受任保護屢値　聖疾雖無技術只欲殫竭誠力
不顧他事少有妨於　靜攝者不敢不陳雖　起居
膳服之節外臣之不敢論者乃敢仰禀退而思之未
嘗不心悸而背汗最是文書酬應之難屢承　聖教
故一陳毋納不緊之疏而遭宋成明再請姑阻源流
之疏而遭柳太垣臣可以懲矣而項日臺臣之避政
院之啓儒生所懷紛然出入而　聖候夜寢尤不安

諸證有加則臣乃有姑阻三司章劄之請矣事體之未安臣雖愚迷亦豈不知近事之紛爭其不可少俟乎臣雖以此受誣至死亦無少悔故自柳太垣事以後臣之知舊皆爲臣深慮且以請留權尚夏之疏爲不當而爲太垣之論者亦以疏不卽入公肆詆辱二謗並濫世臣逢人則輒曰尊賢尚德雖有國之大事今日急務莫過於保護 聖躬我以此得罪一世固所不辭決知其妨 調將而不求其安靜之道義所不敢爲且彼此之論幾三十餘年所爭辨非一朝可定而一日爲忙今未嘗永塞其路姑待 康復之後

極意相辨亦未晚也臣雖無膂奈不信聽何哉臣自恨誠意之未孚中夜咄咄而已言者之疑臣罪臣最在表裏排布費力經營及甚麽挾雜不專出於保護之意也權尚夏疏未入之前 聖心已有所向何待兩疏之借入而方定其是非若臣請其一納一否則雖謂之沮格可也並請勿入而猶謂之欲掩其取舍之迹將何如而可也趙尚絅臣嘗識其面趙尚健則不識爲何狀而兩人欲陳疏之說前一日始聞之臣固不勝憂慮力勸兩人相知之人再三止之而終不聽此則院中之人或多知之排布經營者尚如此乎

趙尚僾譴罪之時　聖明威怒震疊不但有傷辭令
實妨　將攝臣所陳本非爲被罪者地然亦不過片
時事乃謂之終日爭執加之以挾雜之目責之以不
專於保護不亦甚乎至於家禮源流事紛擾至此此
皆臣之罪也若初知其中藏無限爭端以臣二十年
不欲參涉是非之心何敢陳請其刊行乎其時他大
臣及宰臣亦有欲爲陳達者特臣先入對故先陳相
基之非密囑於臣一人可知臣之所陳只憑狀文則
何謂之誣乎臣於其時或慮　聖上之不識俞㮚本
末故乃舉宋時烈宋浚吉相推許共　國事於　孝

廟末年之事未嘗以兩臣謂干涉於源流也記汪當存何可誣也臣嘗以此書之其共其專有何重輕陳之於前劉矣既不認爲重輕則屬尹屬俞何厚薄於臣心乃偏右相基用意誣逹於　天聽耶此則終不滿一哂也又謂臣與尹拯往復故今不敢變說私書與劉辭不差有何可貴未知可變者何說而其持臣若詰窮因相敬之風可謂掃地矣臣之追後所陳俱出於往復傳聞劉辭亦安知更無差錯乎臣之本無識見不待儒臣之言而自知也未知　朝家自前禮賢求士也何嘗不以官爵爲禮羅耶此則未可知也

然臣若恍誠見孚於人舉措厭服於衆心安有橫受僇辱狼狽至此也以此自反誠不知置身之所也此後罪名之來加自是必然之勢臣不敢仍處京輦以增其無耻之謗乃敢陳暴情實出向城外回首　雲天精爽飛越惟願　聖明省思慮戒喜怒節飲食愼起居適膺平康之福臣不勝祈祝之心伏惟　聖慈天地父母俯察臣萬分危迫之情亟　命盡遞臣本職及扈衛大將軍門提調之任仍使削名朝籍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懼哀懇之至

辭右議政疏

伏以臣庸才也辱人也不敢以不肖之身復當任遇
貽羞 清朝者自量已熟矣嚮者羣起而詆讕臣者
雖擯斥臣於三危必非顧惜而特荷 天地深恩以
至于今耳是宜斂迹息影屏廢於田畝之間而忽被
曠絶之 異數又當 玉候之彌留未敢徑情自遂
冒入 脩門而顔靦周行心惕崇班雖時時入承
起居顧何食息敢安也不圖重卜之 命又降於此
際臣誠驚惶跼蹐莫知措躬之地也噫排擠不去遲
回復入更受累債之任遽當極艱之時則不但臣夢
想所不及四方聽聞將謂斯何念臣素受人輕侮前

後譏辱指不勝摟而最是固寵樸遬之誚至今思之愧汗洽背苟臣少可責以論道經邦之事者人之爲言豈至於是物情之未允本來如是而今以曾任之故苟充其伴食之位則是豈 國家考愼之政也夫與受之際從古君臣之所難得宜與非其人則上之過也受踰其分則下有灾也臣之冒受 誤恩覆餗致寇雖不足恤亦何敢以虛授之過上歸於 聖主也況今良天已絶大命近止士論睽乖光景閙亂雖古之賢大臣恐難濟此艱危豈以臣庸才而見輕侮於世者可堪其鎭定拯救之責哉蚊山螗轍決知其

不待頁且拒而摧壓無餘矣設使臣或有可以少裨
萬一者顧臣精力已耗竭矣臣於諸大臣中年紀雖
最少狗馬之齒亦已六旬矣蒲柳易凋疾病沈痼當
事輒忘手足俱痺實有癱瘓之憂雖欲自盡筋力之
勞亦不可得矣伏乞 天地父母俯諒臣瀝血之懇
深軫時勢之難亟許遞臣新授職名改卜賢德以幸
國事不勝幸甚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論事劄

伏以臣之才分決知其不可堪任於此時此職而辭
不獲一命逃遁不得冒昧出肅徊徨中夜耿耿不寐

僅有一得不敢自隱欲待啓覆時仰塵 宸聽而尚隔數日民事誠有一日不可緩者移時奏對恐妨將攝玆敢略陳蒭說仰備 裁擇臣伏見在前荒歲則雖當年還上亦必有減分之令而今歲則灾荒地方流移四出相續於道路冬初如此春後可知近聞圻內灾邑已多十室九空云近京者如此遠方可知此輩必知其離家則死於道路而猶不能按堵者饑困方劇而催科日甚不忍坐待鞭扑之加不避中野霜露之苦扶携顚連莫適所向爲民父母胡寧忍此卽今荐饑之餘官力已盡不捧今歲所分明春分賑

亦無其資 朝令之使之準捧縣邑之日加嚴督勢
出於不得已也設使椎剝而刻徵以補於春賑是所
謂割肌而充腹況實無可以準捧之理 朝家既不
得行其命令又失濱死之民心實無所益臣之迷見
莫如趁此未盡流散之前亟寢準捧之 令援據前
例尤甚邑減其半之次邑減三分之一稍實邑準捧
則庶可以安集於目前矣今之議者或以爲 新令
又下則當納者不納已盡納者偏苦此言亦似矣而
與其民散而終不可捧雖少參差不齊亦何大傷於
仁政也伏乞特下 明旨斯速知會不勝萬幸且今

年灾結特創新規各道懸定其數盖深知官吏妄冒之弊欲使藩臣周旋於法度之中顧其意未始不好也然方其分定時外方灾實之報未及齊到廟堂地部聞見有未周雖若參量多寡其實自是遙度宜有各道之累請加給而有司之臣不得不先恤經費不免報罷近聞湖南守臣疏狀相續圻內各邑變灾爲實云此誠不可不念在前不給旱田灾而南道或給七八萬結今則亦許旱田之灾而定數反少若不請加給則勢當徵稅於白地荒歲之政寧可有此該曹雖已覆啓防塞亦乞特 命加給又令畿輔道臣更

陳其變灾爲實之由亟 賜變通此外他道亦必有
如此者並宜待其狀 聞量副其請千萬幸甚凡此
二事實爲切急不可歇視幸無以 朝令之數改爲
難無牽於有司恤經費之言特斷 宸衷以濟生民
千萬幸甚前日大臣劄中有裁省用度之請而近因
位著不備尚未舉行辛亥以後凶歲裁省亦非一二
亟宜 命導何年之例以定量入爲出之規 聖上
亦宜以漕丘會稽之心克盡救焚拯溺之仁得以逕
續景命焉且臣伏聞近日民間錢貨極貴幾與白金
相埒云此實輕重子母之權理財有國之大政况當

荒歲尤當使金錢輕而米穀重是以禹湯之幣皆緣凶年造幣救民歷代多有其法今何獨不然我國不識採銅而取於他國實非古所謂卽山鑄錢者通行稍難故自前乍行而旋廢者數矣今則行錢已三十年矣流行遍於遠方數年之前錢賤如土冶人或鎔錢成器以致今日之貴云貴出賤取亦古人通貨便民之政令宜先令有財力數三衙門貿銅鑄錢以寬其通行之路矣蓋行錢之後傷農損商盜竊賄賂之弊誠不可一二數故議者或以爲當廢然公私之積已多誠有不可遽廢者旣不可廢則又不可一任

其踊貴使貿遷路絶輕重失序豪富者得以擅其利貧寒者無所措手也或云銅非我產薪炭日貴今雖鑄錢所得僅當所失實無餘利可及於民此則錢賤時然今則貴甚必有波及之利恐不足慮也若以鑄錢爲甚難盡出內外公府所藏之餘錢換得方賤之銀則官無所失錢可稍通此亦一道也並乞亟 命諸掌財之臣確議舉行焉臣强其不知妄論救民理財之道已極惶愧而又有不可不陳者伏聞草溪郡守尹星駿至於官所云此人多年侍從異於疎逖之臣雖不能自脫於靡然頹波之中平日不好枝刻之

論則人多知之素多疾病不免死於嶺外誠可矜憫
乞 命沿道護送其歸櫬以終恤下之 恩且其同
時補外具萬理沈尚昺等去時人以風痺久癃爲慮
當初所坐俱豈可死之罪今因星駁之死亦宜并加
軫念矣臣又伏聞遠竄罪人鄭栻家有八十老母遠
隔之情聞者憐之且其隨參堂劄强而後從恐與首
發主論者有間 孝理之下亦宜特加 寬恩矣臣
有懷不敢不陳煩猥至此不勝惶恐

以虹變乞免兼請 東宮隨 駕劄 丁酉

伏以日者衆陽之宗也而近年暈抱珥蜺之變多作

於陽長之節伏惟 聖明敬天勤民未嘗以疾病
少弛其憂而仁天之警告又發於此時何也殆由如
臣無狀忝叨輔弼莫能少濟艱虞使 殿下赤子獨
阽危亡天且癉怒降此大異亟宜特下 明旨先罷
臣職名以謝天意臣終宵憂懼瀝血陳籲豈敢以應
文之故事瀆擾於 靜攝之中也伏乞 聖明俯燭
微誠以幸 國事焉臣今雖請譴睠睠之誠亦不敢
不暴惟願 殿下毋以上天之玄遠謂不相關於人
事又毋以前年有此異狃於目前之無明徵惟以人
子之遭父母之怒者爲心夔夔齊栗益篤事天之誠

因以移心於　病裏平康之福未必不基於此轉灾爲祥豈曰無其道　動駕湯浴今出於萬不獲已高天下臣必亦爲　殿下恕之然　殿下亦宜深加戒懼曰或有感應頗相告者歟天心或以此示譴歟雖已節損益令簡約雖已蠲恤益察民愁大行救灾省耕之政即古人所謂可以比於先王觀者也民情既悅則天怒亦可弛矣且臣伏見春坊之臣昨有東宮隨駕之請而未蒙　許可此乃擧朝之議非獨春坊之言而已盖太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聖明之不許東宮隨　駕必歸重

於守也而隨時之義輕重或變誠有不可以一槩言者在今則視 膳問 寢之禮反爲重焉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亦宜深察何可膠守常規也伏望更加三思詢問於諸大臣而定之不勝幸甚

隨 駕水原陳所懷劄

伏以臣隨 駕在班而 聖體勞動之時恐妨 引接不敢請對陳懷不得不以文字煩瀆死罪死罪臣伏念前世帝王行過異代賢臣之墓必爲之祭而至發胡不我臣之歎況所嘗敬禮以賓師之尊者乎文正公宋時烈之墓在於水原地今者 駕經此地宜

遣近侍特 賜諭祭如前日廣驪祭 國舅之禮矣
若湖西則固多先賢功臣之墓以太學疏 批觀之
聖念已及矣 駐蹕後亦宜遍問 賜祭以聳動一
方也且臣竊稽周時之制王巡狩有百歲人則就問
之八九十過其里則見之三古聖王之尊禮高年諮
詢黃髮如此此所以興孝悌之風者也是以 先大
王每於溫泉 行幸所經圻邑及湖西一道八十人
並 賜老職之賚盖倣此制也今者 車駕方在圻
內宜遵 先朝之例先 命道臣抄出八十以上老
人以啓湖右則 臨幸溫宮後亦 命本道恐不可

已也且臣伏見昨日沙斤川路傍領府事尹趾完自其鄉來迎 聖駕大耋篤疾之人能自盡其誠禮聖明宜加優禮以答其意揆以古者就問過見之禮元老大臣則雖 駐輦敬勞勤問其所欲言者亦無不可而喉司不能先知預告 駕過而無及矣今雖可恨若 命一史官追往其家 諭以恨不早聞竟失一見且問應天災救民饑之策老臣當盡其心矣且伏聞判府事徐宗泰自引以情跡之難安不敢與諸大臣留都又不敢就班扈 駕只瞻望羽旄踵後作行云昨因政院之啓雖有給馬之 命亦宜敦勉

必令隨 駕俾不彷徨於中路恐合待大臣之道矣
伏乞並 加財幸焉

論救災荒劄

伏以今歲災荒秋初聞見猶以爲不及乙丙近聞圻湖沿海已有飢死者村閭多空人煙蕭條流亡四散自峽中轉聚都城猝當酷寒市街郭外日有殭屍遺棄小兒彷徨啼哭外方明火之賊處處竊發或有破獄門剽奪劇賊而去者云乙亥則歲前不至如此今則荐饑之餘民力已竭無復顧望輕去鄉土今若不轂催科之政餘存者又有荷擔之計苟非大施懷保

之仁民心一失莫可收拾寧不大可懼哉臣謹按周官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此聖王代天仁民之大法也其中薄征散利緩刑三者尤爲切急荒歲之最當先法者也其曰薄征減民之賦租也今諸道審損實各減灾結之税宜無可更減者而旱田尤無所收菽豆幾乎絶種年分事目雖許旱田給灾守令不敢遍給全災未免折入實結云使冬無所食之民春出幾絶種之穀殆近於白地徵税今年税太雖未得全減宜許折半減納身役則乙丙尤甚邑減半之次邑減三分之一今年尤甚邑方減三分之一蠲停之

令在於民間不甚危急之前聞見未周之時故異於乙丙矣然議者以爲癸巳湖南沿海數邑外無甚災荒而張皇蹈實蠲恤過分　國力先竭今宜可戒噫假使其年誠有過分之政其　仁恩足以感結民心今何可懲熱而吹冷見生民之顚連至此而不爲之動念使　國家從前盡心子惠之仁虧一簣之功於今日耶況良役之布乃古今天下之所無縱不能大變其法獨不可薄征於荒歲乎及今歲色將盡民困日急其已納者杼柚猶未盡空尚今未納者非椎剥而莫徵者必隣族之無可指者官吏亦畏罪矣豈敢

餘力而緩督也龜背之毛誠難刮取雖使鷙悍之吏日施箠掠有死有散而已終無盡徵之理不過增刻骨之怨竟無補於經費矣無寧快許停捧於歲後以除剜肉補瘡之慘痛也至若騎步兵乃間年之役水軍爲逐月之番雖不可一例不捧此外俱可停而待秋伏望特降 恩旨今年田稅太許減其半騎步兵水軍外身布亦許限歲前徵納未捧者待明秋退捧使瀕死之民更無怨詛也有司之臣聞臣言而莫不以經費爲憂臣則以爲 國家保此民而得其心則財用可以復聚 上下不忘漕丘會稽之心則亦可

以苟過一時也如欲待有司經費之足而後方議蠲恤則恐無可蠲之時矣朱子所謂有司之力有限量而聖主天地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者亦必惻然有感於 淵衷矣且都城之民素多游食米價絶貴飢困日甚多不能擧火賑廳方請減價賣米可救其急而近聞賑廳及經理廳還上未捧者方督徵云今且爲飢而賣米又令納糴恐非得宜亦乞即命停捧焉此等事俱係薄征聚民之道恐無過於是矣其曰散利者如貸民以種食之類也艱食之民塵延命脉來歲之計正在南畝助耕貸食豈非急務三

代之世蓄積常多故足以散其利也今則公私之積
蕩然不翅國非其國也雖有仁心曷能普濟外方官
糴未捧賑資難辦是將不能奏其艱食尚何望貸種
食於春農乎終亦束手坐視其廢耕如不可以無可
奈何而置之者宜思少濟之道嚮者臣之鑄錢之請
不但爲官操貴賤之柄民有貿遷之益亦欲稍取其
羨以散其利凡身布之代錢者賑貴之當償者必有
所補至於種食之助豈無可賴也但廟堂頗有異議
富民不願加鑄以臣迷見何能自信今以爲不可鑄
者皆謂銅非土産俗不習錢勝國以來乍行旋罷近

者行錢初是失計行之數十年民心日巧姦盜滋而賄賂肆富益富而貧益貧今者由貴而漸至於無因其勢而罷之可也何可加鑄乎其言似矣而國內多山銅則碁置不可謂無銅特不曉採冶之術民俗不能盡其地利而習尚浮靡乃買異國之銅至造唾溲之器雖出自異國其多可知不患銅之不足也行錢之弊臣亦未嘗不以爲如此其得失固可爭辨於將行之日而今旣公私通用遍於窮荒絶島其可一朝遽罷大失億萬之財乎决知其不可遽罷使其貴埒於銀貧民不能備十百而換升合亦不能救其極弊

可謂得計乎臣則只願救目前之急耳管仲曰禹鑄歷山之幣湯鑄莊山之幣以救人之困然則水旱而造幣古聖亦行義無可疑且考前牒或以錢輕重互變其制曹魏數十年之外未聞有不行錢之時蓋穀可食而布可衣取不可衣食者行于其間者則聖人利用厚生之大權今所以生弊必不得其法耳何可任其自貴自罷不制其變乎又以盜鑄之多民俗之益巧爲憂目今非有官鑄大盜已私鑄於海島方囚推於京獄以其極貴而致然何嘗因官鑄乎乙亥之荒諸道多請鑄錢廟堂一例不許今判府事臣李畬

以備局堂上自鄉入來盛陳鑄錢之有補於窮民乃許鑄於京外其時未聞民心之益巧於其前大抵風俗之如水益下豈獨鑄錢之故也此事可否之間特月漸晩宜速定奪恐不必待登對而禀覆臣不憚煩縷者欲賛廟堂之辨論利害耳其曰緩刑者謂歲凶民多犯法故寛之也凡民之迫飢寒而新犯罪者固可緩其刑也至於積年滯囚而拷掠者無論有罪無罪寃鬱之氣足以傷和誠宜別 諭京外刑官疑者輕之滯者疏之縱不能使囹圄空虛猶可少洩其寃氣矣曾在辛壬之饑 先大王以爲饑饉之餘人心

大變思欲與民更始乃　命大行疏釋此誠天地之
仁也至於徒邊之律初爲實邊故其罪減死一等逃
亡則爲一罪大典其律只一條續錄增加其後事目
日增今則各營比律自斷者漸多丙戌年間刑官發
端臣請令刑官會議廟堂而酌減其律矣至今尚未
舉行云亦乞申飭刑官俾卽議定焉臣伏聞近日
聖候諸證無減寢膳之節不及春夏文書酬應察覽
甚妨云犬馬之憂惟有一倍焦灼何暇念及他事又
何敢以一事貽　聖慮於此時而民憂至此不容少
緩須至陳　聞稟裁可以奉行者故不得不條陳數

事而多費辭說且惶且悶罪合萬死伏乞　聖明留
神裁幸焉

因沈珙疏陳情乞退疏

伏以臣素抱痰痺之疾常甚於夏月而近日　玉候
未寧候班頻設不敢以狗馬之病煩瀆於此時矣自
數日重感暑濕左痺偏劇流痰注節脛脘麻疼行動
俱艱昨今　起居之班無計致身廢禮之罪固已難
逭且咎徵極備大水傷稼充位如臣理宜受責玉堂
之官又以攷録爲言雖不必每人與辨人言之噂沓
如此臣安得晏然而已乎罪積病深不可仍據重任

則決矣伏願　聖明矜臣危疾察臣難安亟許遞免仍治臣罪以懲其慢焉抑臣有區區私悃之萬分崩迫惶慄者又不得不冒死哀籲死罪死罪天顯之親氣血相連吉凶禍福不宜殊塗況臣早孤依兄受恩如父亦嘗同時通籍共沐　恩波遭遇不幸終見其陷於刑戮臣則獨蒙　生成之澤猥厠崇高之列每念生死之間榮辱相懸怵然驚痛含恤莫宣常欲效古人納官贖兄罪之言而嚴畏囁嚅不敢復發孤兒寡妻屢欲伸訴輒又苦口止之今因臣侄子　駕前之訴忽被曠蕩之　異恩始覺臣之無狀不識　天

地之寬大而自阻於 父母之慈更沮妻子之至誠而永負其骨肉之恩也今者 恩誥重宣泉壤改照如見死人再出陽界闔門感泣瞻 天祝 聖此時此情中夜鬼神亦必爲臣下淚不但臣生難酬報死有隕結而已私家子孫世世生生銘鏤心肝圖報大恩者豈有窮已伏惟 聖明永念平日之任使且軫其自劾於 宗社危難之日哀矜惻怛施此寬恩若其功罪是非只恃 聖明在上公議在下而已然今之言者造意至深遣辭益毒至欲以 淵衷之所權度而處分者 容光之下燭於覆盆者一併歸

虛臣之腐心痛骨有倍於前而亦何敢干冒 嚴威
有所辨暴哉第今時往事邁愛憎已絕於九原而尚
此持之者徒以臣故耳況其所謂三司之不言牽於
利害者指意尤爲危險噫數十年來朝廷之上無一
人爲臣家言者今何有氣力可以利害乎人而人之
爲言乃至於此耶臣苟容竊祿上不能裨 國家一
事下以貽累於同氣終被此危怖之言痛迫之外不
覺體粟而骨青顧此情地寧可容身於一日乎伏乞
天地父母曲察臣危迫之私又許臣歸死田里使之
避遠機穽以卒 生成之澤千萬幸甚臣無任涕泣

祈懇之至

　　因朴聖幹趙鳴謙疏引咎劄

伏以臣伏見昨日諫官之疏以臣獨對事責以疎率又謂之 君臣胥失憲臣至請承旨史官溺職之罪緣臣無狀上以貽累於 聖德下以移罪於他人臣誠惶駭震惕不知死所當此 聖體受灸之時又廢起居之禮罪亦萬死伊日詣 閤之後中官來傳聖教俾臣先入臣謂承旨曰此異常規承旨史官不可不隨我而入臣則在前趨到中庭顧後無人始覺承旨史官之不 許入侍見阻 閤門而 黼座不

遠僭臣上殿臣惝恍㥁趄而不敢還出曲拜之後
先請召入承旨史官　聖諭乃引　孝廟朝事再
三　教以進前臣悚惕跼蹙無所措躬語每更端輒
申其請終蒙　許可倉卒之際事勢如此而臣心惶
懼何待人言盖歷代君臣相接之禮類多簡易其光
明嚴正未有若我　朝者而今至臣身擺脫常典且
闕後弊諫官之責臣是矣何以自解臣於千萬意外
遽當非常之事蒼黃顛倒驚魂悸慄尚未自定考史
之行今當復　命而臣無以收拾神精稟定儀節雖
無臺章之糾彈勢難參議大事伏乞　聖慈俯諒臣

危迫之懇亟許譴斥臣身以謝人言更卜賢德遄定
大禮 國事幸甚

因尹趾完疏引咎疏

伏以臣事 君無狀猥被人言陷此大僇罪名難洗
誅責是俟 聖慈特垂生死肉骨之恩不惟不加之
罪 恩數優異慰勉勤懇哀籲疾號未蒙 矜察臣
誠惶悸蹙恧感涕如雨臣既不能跑山逃海絕跡人
世但有跼天蹐地求死不得而已噫臣之疎愚豈不
自知叨濫已極媢嫉偏多而側足危穽之上遊身羿
彀之中蓋嘗十顚九倒以至于今者特以受 恩罔

極未忍便訣耳今果蹉跌落此坑坎周身不智尚誰
尤哉然臣之爲 國一死亦所自誓而意外橫被惡
名誤嬰世禍則實無其義況盡誠而見疑尤豈不寃
鬱臣之前後入對所以懇叩反復罄倒衷赤者自謂
不背於常經神天不能言尚可誣也 聖明已俯燭
矣其可欺乎是以仰恃 日月之明不自疑顧惟幸
大事之定一意贊成未知古大臣處此義當如何也
凡事舉一隅有可以三隅反者 聖上初諮以唐時
故事臣乃對以 本朝盛典又與諸大臣苦口陳誠
終有 處分以此終始可揣其他今之言者不究本

末肆加疑辱一人唱聲羣起而擠之囂囂訛訛窮極危險陰深之言日騰於章疏以惑四方之聽聞嗚呼此豈但爲 國深憂者耶至於獨對之 命出於倉卒旣非臣夢寐之所可及亦非臣慫恿而成者臣獨不幸而當其事矣若使臣毅然不承 命固辭於閤門之外可謂善處事矣蒼黃顚倒不及爲身謀貽此噂嗒上累於 聖德至今思之慚悔悚惕以此受罪萬殞何辭 孝廟嘗有此擧其時已有違言況於今世乎況當臣身乎但未聞其時以私人私臣疑及上下其爲人臣者得此題目不膏斧鑕當屛四裔

聖明雖察其枉不忍致之死地何可復假 恩禮而
湔拭之仍置百僚之首以實私人之疑乎今之紛紜
疑亂靡所底定者正爲臣一人一去臣身則朝著必
妥帖無一鬧擾矣今下 明旨曰予嘗拔汝於萬死
之中置之於三事之列誠欲其予違汝弼予雖有非
常之命汝其可承終成予過以來羣言乎台鼎之位
可以儀式百僚汝若忠諒素孚何以使人疑至此以
此策免臣而譴黜之庶可以鎭服方生之論在臣身
實爲 天地生成之澤矣臣之所祈望於 父母之
慈者亶在乎此矣且以諸大臣之不爭聽政之 命

爲今日大案其言轉益危惡使臣等旣承未安之
教乃請停其事其罪又當如何一言一事莫非罪惡
誠不知所以爲言也伏聞 王世子受 命聽政已
受羣臣朝臣各忝保傅之末跡阻拜蹈之列犬馬之
誠不任悵觖瞻望雪涕有懷莫伸臣伏見閭巷之人
有子成立幹蠱當家則其歡喜愛重甚於他日天性
之親何間尊卑伏想自有 新命 聖明必耳提而
命一倍嘉悅春宮亦扶床繞膝親切敬聽理順事舉
有喜無憂祥和藹溢百祿天申區區慶祝不可名言
而罪釁至重情禮曠廢亦臣死罪伏乞 聖慈察臣

崩迫之血懇憐臣窮蹙之危蹤亟許鐫削臣職名仍

加重譴以謝人言以全殘命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懼

激切滂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後開釋之旨不啻勤懇而巽讓彌堅造朝愈邈愕然且慚無以爲諭噫獨對古亦有之而未聞以私人私臣勒加惡名如今日者此無非世道日益危險之致可勝痛哉況獨對時卿之竭誠匡救可質神明則大臣之言豈非卿之至寃乎予洞察卿之至寃則惟當反復敦勉期回遐心而已萬無允許之理也目今廊廟殆空此時思卿若大旱之望雲霓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勿辭亦勿待罪卽日入城毋孤予如渴之望

再疏

伏以臣行已無狀不見信於人遽受千古所無之疑

謗終被千古罕有之惡名其言苟行誅族猶輕闔門

惶戰聞者代怖加以黨議乘釁惟恐不傷末俗易搖然信相半臣於此時何以自明雖自信其無愧於此心已分其終陷於奇禍昨伏承史官所宣 聖批乃以獨對時卿之竭誠匡救可質神明爲教嗚呼此臣之所不敢自言者疑臣而搆臣者正喜其疑聽而不著也臣將掩昧終古誰能爲臣白之 日月之明深察情狀劈破此生死關頭令臣可以少延晷刻之命矣噫天地有生物之仁而不能使枯荄再榮父母有生育之恩而不能使死骨復肉伏惟 聖主之恩實天地父母不如也豈獨臣感極欲死尤思結草之報

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罹讒畏忌不獲自伸者必爲之感激流涕也嚮使臣始則依違於獨對之際終反爭論於僉 詢之時 聖明必惡其反覆無狀已陳鈇鉞而誅之矣言者尚欲斷斷以獨對爲疑者雖心知其如此不因此搆臣之罪無以快其意歟吁亦甚矣以此言之臣之無故見嫉於世必欲納諸罟穽者可以見矣況臣疎愚之人當事善錯其何能終始相容與之協心也今 聖明獨舍臣一人使一世相忘實爲 清朝寧靜之福豈特臣一身之幸而止哉今臣滓穢賤汚糞土之墻不可以復圬驚怖危厲神識

且全迷矣　聖明雖欲拂拭而薰沐之俾更立於人世亦不可得矣而乃有反復敦勉萬無允許之　教若是則私人之疑終不可釋然其重累　聖德更何如哉又以廊廟殆空爲　教者亟　許臣至懇𢦤卜賢德則機務無滯不足以貽　聖憂矣而反欲　敦勉此必不敢承　命之臣曠日持久一日當有一日之害臣之罪又萬萬矣　聖明豈不念及於此乎抑臣尤有萬萬惶愧罪合萬殞者　聖明每以獨對非令創行爲教此中古以來風敎俗厚時事耳如史丹之伏蒲李泌之流涕必皆左右無人之時然此事終

不無小人乘間之慮故我 朝之規最爲嚴正 孝
廟時已有人言者亦此也無狀賤臣遽遭非常之擧
此時風習何怪其騰口舌也易曰君不密則失其臣
臣不密則失其身 聖明以不當問之事獨召無識
多謗之賤臣是 聖明不愼密其樞機也臣則造次
顚沛之際不能精義謹密蒼黃承 命貽此噂沓上
累 聖德是臣不學之罪也大臣所謂 上下交失
者則却是矣如是而不罪臣則將何以服人心而示
悔端臣亦何敢以苟逭譴責爲自幸也雖以此終受
大何亦所甘心矣臺閣之論釋臣而獨持承旨史官

亦是意外而公議則大可畏也伏乞　聖明深恩

國體亟　命攸司治臣之罪使公議伸而私分安不

勝大願臣不任惶懼悶迫涕泣祈懇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後批旨備悉予意辭已竭矣更何多誥今卿所遭之萬萬至寃予所洞知故日昨下喉院之敎實出於聖讒說之意也噫君臣之間貴相知心予旣開釋無餘卿寧有毫分嫌端謂卿體國誠深必不我遐棄矣辭本又上一向邁邁只緣予情志不孚之致曷勝媿恧予志牢定勉出之外無他道理卿其諒哉亟斷巽牘卽起論政用副至望

三疏

伏以臣昨伏承史官所宣　聖批諭臣以貴相知心

責臣以一向邁邁終以勉出之外無他道理爲　敎

臣之惶悖窮蹙愈往愈甚抑塞悲泣繼之以血嗚呼人情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顧臣痛迫之情即今古所罕有豈若一時疾痛之比而以 聖慈天地父母之心不賜 矜察其瀝血露肝之籲視之若小難安終可出之人臣誠淺辭拙不足以感格 天聽本無特操徒知含 恩畏罪未嘗自決去就故耳實臣之罪也然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若己推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者豈非聖人之心乎今臣在近 君之列視匹夫匹婦則有間矣若其危厲窮迫何嘗不得其所而一縷之命終未丐於 聖世則亦臣之命也

聖明一斥臣身則羣疑釋而　聖德愈新任臣如舊
則臣罪深而世禍益烈臣身縱不足恤畢竟何補於
國事乎言事大臣之心雖未知必在於禍臣而元老
之言不復顧藉故樂聞者翕然藉重囂訛轉深疑謗
流傳至有不可忍聞者十倍於近日諸章疏之所論
初頭若此末流可知雖　恩綸辨晳貫之神明昭揭
日月其疑恐不可釋其勢有不可止惟有罪斥臣身
可以粗安於目前臣亦何敢自信無愧於一心上恃
日月之俯燭覸顏自立於人世以促其禍殃哉況臣
憂患餘生本如傷弓之鳥今日震薄豈可謂曲木之

驚乎與其終死於奇禍無寧自犯違逋　明命之罪早伏鈇鑕不作寃鬼於泉下是以乃敢限以一死不敢以承　命爲忝更累　聖德也臣事　殿下幾四十年矣縱無塵露之效　聖明若念其任使之久寧不可終求可生之道使避必死之地以卒　生成之澤也臣之瞻　天望　聖但有此耳噫　聖明以天地之大尚察臣螻蟻之微誠前後　恩諭可感豚魚受　恩如臣終古幾人而臣雖無狀豈不識　聖恩之罔極敢自疎於　慈覆之下且臣未嘗得罪於明主豈敢邁邁若直道事君不得則去者然哉臣雖

退塡溝壑銘心鏤骨九死而不敢忘者惟在於　京闕矣而　聖教及此亦豈非臣之寃也臣之所以乞蒙譴斥者亦非敢自以爲無罪而强請之冀延危懍之喘而已今日之事臣安得無罪特　聖明過加寬恕耳使臣不承獨對之　命人雖欲疑謗臣無罪可指矣而素乏定力倉卒惝怳不能稟復固辭此臣之大罪也以此論臣雖萬死所甘心臣何敢措辭而自辨　聖明以此罪臣正可以明悔悟之端息方生之論奚但臣一身之幸也伏乞　聖明曲察臣呼天呼父母之危悃亟許罷斥臣職名仍　命有司論臣之

罪以謝羣疑毋使重任久曠　恩禮屑越以幸　國
事以延臣殘喘不勝大願臣無任惶蹙煎泣懇迫祈
望之至

東宮別諭後上　大朝疏

伏以臣瀝血三章未蒙　矜諒狗馬之疾亦甚危痼
乃敢請告於銅闈冀幸轉啓而蒙　恩諭出於萬不
獲已而四顧靳許　恩言繼降惶蹙罔措若隕淵谷
伏聞數日前原任大臣留疏而歸復及臣事又伏聞
嶺南監試儒生罷場而將拜疏其聲罪臣者莫不以
獨對爲言道臣試官俱以狀　聞云臣驚魂益悸置

身無所寧欲鑽地以入也噫臣若無伊日入對之事近日之疑亂危厲靡所止屆豈至於此乎顚倒疎率一擧足而陷此大禍莫非臣之罪也 聖明若不先正臣罪夬示悔意則中外之疑上及於 聖躬者恐無可釋之日螻蟻微臣顧何足惜苟使羣情渙然國家寧靖則臣雖滅死萬萬復何敢恨雪寃之 恩惟有結草仰酬而已嗚呼人情不甚相遠我所不忍人亦不忍臣初見大臣之疏意謂驟聞驚遑言雖不擇追詳事實終必開悟以今觀之臣乃錯料其疑臣也蓋至深矣及見臣指九天而爲正 聖明貫神明

而爲教而後方若微開臣一線之路而其言然𪫌闔
捭有不可摸捉者吁亦甚矣夫星月麗天失其躔則
不祥人臣事君反其經則不忠天人之理自無二致
臨事守經失之者鮮矣臣之家世之訓本自如此是
以臣雖當驚悦戰掉之際亦能知有此義終以此獲
滅身之誅誓不欲上負　明主下忝所生此心已自
決矣未知使言事大臣當之處義復如何也且臣之
爲私臣爲忠臣自有臣天賦與公議顧何待乎大臣
之專與奪之權也然老成之疑如此浮囂之論必益
危懍嶺外之言亦將何所不至臣以眇然一身受此

叢鏑其勢不滅則不止況臣不能淑愼其身終至貽
累 聖德之罪萬殞難贖無以自解伏乞 聖明亟
命有司勘臣罪以謝人言以幸 國事臣不勝大願
抑臣有區區所欲陳誠者今方朝暮待死若失此時
恐無可言之日矣如臣無狀雖受疑謗以至於死固
不足言以 聖明天地之仁亦受羣疑此臣之大痛
恨者也惟我春宮仁孝夙彰溫文日就名分早定人
心久繫含生之屬擧祝 宗社萬年之休一朝 聖
明忽有意外之教羣情安得不驚且疑街談巷議偶
語族言者莫不以爲過擧此豈無因而疑逆揣而憂

者哉然臣决知 聖明之形於言而不自爲嫌者亶
出於愛慈之切至而無他意也諸大臣之入對也未
安之 教先下臣等雖交口力爭顧其語言拙直誠
不足以轉移大機俄頃之間 聖心霍然雲消霧開
持難變爲夬斷辭氣之温藹如春陽此眞道心微妙
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者呈露無餘未見有纖毫
芥滯臣以此决知 聖心之無他也外人不能獲覩
其光景故大事雖定猶未釋然者亦無足怪也然人
心易危而難過事變因小而成大此在 聖明堅持
固守而已勿以已善處無可言必弛其心不忘省察

毋忽照管使宮闈之間洞然瑩澈祥和之氣洋溢內外億萬年 宗廟之享子孫之保必基於此奚但釋一時之羣疑也古人之善處人主父子間者多以露幾微來讒賊爲憂空穴之風勢所必來故耳 聖明之世寧有此憂而樞機一露不啻幾微小人抵隙何代無之嚴防密察絕其萌芽正在此時 聖明必已留心矣從古亂亡多從此出苟或小忽浸潤之勢潛滋於不覺之中則雖如臣等百輩碎首糜身亦何及也且近者大小言事之人其言雖或不審所重則在於憂 國並宜一切容納不可阻塞其路篤老大臣

尤當禮遇而前後　批諭過於迫切正當遺大投艱之日不示以闢言路尊高年則恐非　貽燕之謨也臣雖不可自立於人世未敢忘者　聖主苟有補於宗國夕死亦無恨矣臣無任瞻　天望　聖涕泣懇迫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後敦勉不啻勤懇而連章請急必欲擇負是豈所望於輔相者耶自愧誠淺寧欲無言噫領府事原初疏語已極痛慨而及見再疏疑卿罪卿愈往愈深必欲驅之於罔測之地而壞亂我朝廷雖年少喜事者傾軋之手段無以加此其在聖譏之道決不可以大臣而有所顧藉至於一種惟鬼輩稱以投疏作拏罷場實是無前之大變尤可絕痛何足掛齒疏末所陳亶出憂愛可不留心焉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勿待罪亟斷來章即起論政用副予虛佇之望

敦諭後辭職上　東宮書

伏以臣干冒已多罪責宜加而昨者承宣奉 令誨諭切至臣不勝驚惶震越氣短神迷不能傾瀝肝血盡意仰復恨結心腑中夜雪涕臣本疎愚百無可取而過蒙 聖上特達之知十顚九倒輒荷 生成之澤人望之外致位三事人情不滿而疑擬隨之情志未孚而論議間之凡有風波必受詆讕及至今日事在倉卒天奪其魄擧足一蹉遂陷坑穽一人唱聲半世囂訛疑亂危怖不可忍聞臣於此時殘命至危大寃莫白苟非我 聖上日月之至明我 邸下河海之大度臣何以尚在地上也嗚呼從古人臣遭罹橫

逆者何限而豈有如臣之危懍蒙被主恩者何限而
又豈有如臣之罔極者乎雖使臣生則隕首死而結
草不足仰酬其萬一今何敢以一身區區廉義與疾
病自阻於隆天厚地之 恩也然臣所叨者即古人
所謂具瞻之位也所被惡名沒世而不可湔洗也踈
率之罪上累 聖德而不可幸逭也疑謗轉深猶恐
臣之不及於太禍也若是而臣其敢自信以無愧於
心上恃 聖慈與 离明察其深誠靦然自立於人
世冒沒於周行乎伏惟 邸下光明緝熈典學日進
歷稽前史寧有身名敗僇加以不恤人言而能少補

於 國事者乎伏奉 諭旨勉臣以協贊 代理之
政噫此固臣所嘗冒進 聖聰者也犬馬之誠思竭
股肱之力雖繼之以死亦所不辭者即臣之初心令
承 明旨危衷自激感涕如瀉而淬穢之跡不可復
辱 清朝盡忠之願此生已無望矣尚復何言惟是
恩禮屑越重損 國體撕捱許久日增臣罪日夜悶
泣祈望只在於曲 加哀矜俾延時月之命耳伏乞
邸下俯察臣危迫煎灼之情開陳 天聽早賜譴斥
臣身且治臣前後違 命之罪私分幸甚 國事幸
甚臣無任惶懼怔營懇迫涕泣之至

承旨敦諭後上　東宮書

伏以無狀如臣猥荷　殊渥罪積而久逭　譴誅情危則終蒙　矜諒雖父母之慈恩常掩義者何以加此願欲旣從而猶慮其遲回近侍來守鎭日催　召非輔弼之賢係國安危者孰當是　眷昨者銀臺之臣又宣　明旨開諭罙切招徠益勤未知　邸下何所取於滓穢賤臣不惜恩禮之僭越一至此也噫臣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已及覆餗之凶今將不能退不能進又成觸藩之艱臣之情跡可謂窮迫但自跼天蹐地靡所置身今臣只可解見任而塞其辜辭

廊廟而釋衆疑者臣亦何苦冥然不顧分義邈然不念 恩私有若驕富貴輕爵祿者爲哉況 聖疾久淹神人之憂未已 离明代理寰域之望方新臣非小官卑職此時何忍求悤乎盖臣疎愚蔑蒙自貽釁孽既危且辱死期將至言起於負望之老臣謗成於樂禍之衆口流言傳虎四方全帛茫茫天地實無容身之畔 九閽深嚴何以俯悉其嚚訛也其深疑則固不可忍聞最怨者猶以爲不學無識而嚮者論思之言諫諍之章其議亦嚴臣之爲一世所棄槩可見矣雖未臧臣之罪其不可仍保爵位則較然矣嗚呼

聖上有日月之明 邸下有河海之度辨白之昭揭
濟之仁終古人臣罕所蒙被豈臣隕結所可仰酬
天日在上尚復何憂然而三至之言慈母惑而投杼
近似之跡聖師疑於拾煤鑠金之口今不止於三人
非常之事難自暴其衷赤以臣易危之跡顧何恃而
不恐也今臣有罪可勘若蒙鄆責則物議庶可謝矣
斂跡朝行與之相忘則危穽或可避矣若其特 加
諐恩收召不已則適足以增彼之怒而促臣之死從
前大賚生成之澤者恐不能爲終始保全之 恩也
天地父母苟或念及于此庶諒臣披肝瀝血之懇矣

念臣神精隕喪志氣可知餘年近死宿疾愈痼 朝
廷雖置之於大臣之數不過杜門呻喟委身床簀何
有分毫可裨於 國事如使臣迫於 嚴命乃復東
帶入城雖曾所憐臣者亦將喙嗜而胸詬輿儓之賤
必皆鄙臣之貪 寵榮而博性命矣臣昏愚迷塞自
量如此又敢撕捱豈樂爲也雖伏斧鑕實所甘心更
冒萬死疾聲哀號伏乞 离明曲賜憫惻將臣煎灼
危迫之情一一開陳於 天聽亟令召還史官仍
命有司治臣事 君無狀辜 恩慢 命之罪不勝
大願臣無任感 恩知罪祈 天請 命激切悸恐

之至

辭內局提調劄

伏以臣傾瀝肝血竭聲哀籲而干冒之懼萬殞是俟伏奉 聖批辭旨溫諄夐出尋常譴訴不加慰勉甚勤非臣汚穢所可堪承惶駭感結無地措躬衷情抑塞涕血交流夫 君有疾而使臣嘗藥苟懷圖免之計者此其罪當如何 聖疾十年含生普憂臣雖無狀不思盡分於憂患之際者不可以人理言也而乃敢瀆擾於此時其情可謂慼矣其勢可謂窮矣伏惟聖慈天地父母庶可以俯察危衷而不即矜許紆以

恩諭者猶謂臣或可承 命而冒入物論稍久而少
息噫意苟非 日月之明下照臣肝膽臣何能得至今
日前後開釋之 旨昭揭日星亦何敢更有望於
慈覆也惟是不可徒恃 寵靈自同平人者豈但係
臣之廉義也哉念臣素無學問之力未嘗見重於一
世又乏周身之智造次顚沛不能擇地而蹈終陷此
危穽尚誰尤哉今之論臣者謂之踈率妄作蓋公言
也以此受罪本所甘心目之以私臣則已深矣其他
囂訛誣悖之言未塵 宸聽者多不可忍聞實是非
今古人臣之所嘗遭臣誠冥頑尚自靦顏人世矣嗚

呼古人受讒人之罔極則至有願乞爲僧者當時事之至艱則至曰不敢復近天子左右臣嘗讀史爲之掩卷而太息傷其人之不幸矣豈意身當危厲百倍於古人乎臣縱不能毀形入山以駭聽聞自覺餘生之支離深恨不早溘然寧有纓冠束帶出入 禁近之望也中外疑謗迄今危惡而臣無所顧忌乃敢更昵 清光揚揚厠跡於大臣之後豈不重辱 明廷而益激汹擾之勢乎到此之後 聖明雖欲倍費生成之澤恐不可得矣臣雖齰指噬臍悔其徑入亦無可及矣臣風波積畏思之至熟如使臣但有葛藟臲

阨之困而已則豈敢於此時鎮日瀆籲而强自撕捱全不顧分義之所在乎 聖慈若憐臣至危欲其保全其軀命則莫若 許臣一退俾世相忘使之委重寄而處近密實非 體下之深仁臣窮迫到極語不暇擇死罪死罪若是而猶未蒙 深察臣則有死而已尚復何言伏乞 聖明曲加矜憫亟遞臣內局之任俾無重地虛曠一日之弊仍 命有司重究臣不識分義違拒 恩命之罪以警具僚不勝幸甚

再劄

伏以臣昨伏承承宣所傳 聖諭懇款未諒恩數踰

涯驚惶抑塞仰復未悉違拒　明命辜負　聖眷感泣悸恐求死不得噫臣之情跡罄陳於前劄其懍然危厲慇然悲苦者　天鑑必俯燭矣而　聖教猶以爲過自引嫌夫自侮而人侮自毀而人毀理所必至臣苟忠諒素孚擧措服人世路雖危險豈至疑謗僇辱有不可忍聞乎臣之怵焉驚懼思自斂藏者亦已晚矣物情洶擾衆口喧囂則　朝廷加臣責罰靖彼棼亂亦政刑之宜也況方生之論勢若潮濤瑕釁一出搆揑百端臣乃何恃而不恤恬然若平日貪戀寵榮不復知止乎唐之李晟只以張延賞一人暗行

浸潤猶懼其難免况今之論臣者凡幾人也實非臣之過嫌　聖明獨察臣苦心旣已昭辨無餘　日月之明也復憐臣畸危使之避遠機阱則　父母之慈也體羣臣又是　君人之大德顧何損於　國體也臣雖欲斂跡朝端豈終爲自廢之計也若　國有大事則臣當竭言以貢愚誠不幸有疆埸之憂臣當執羈靮而從之何敢一刻忘吾　君而但圖身便也臣畢瀝肝血言甚煩委不勝惶恐而瞻　天望　聖盡情籲訴惟　聖明矜察焉且臣有目前難貰之罪藥院並直之日力辭提擧之任咫尺　禁門終不承

命雖婦孺亦知其罪之至重而臣敢甘心而犯之伏
況受鍼已定之教欲其備員入侍也而臣亦頑然
不動 君父有疾而乃不思嘗藥 玉體有砭刺之
苦而若不識焦憂實非恒人之情必臣風波震薄章
狂喪性忘義昧死至於此矣不然其所惡有甚死者
其情雖慼其罪莫逃臣寧受鈇鉞之誅不敢抗顏於
禁密之地重辱 清朝伏乞 聖明俯諒臣崩迫之
懇亟遞臣內局之任仍 命有司治臣違 恩命忘
分義之罪以警有位不勝幸甚

三劄

伏以無狀賤臣徒累 聖德而日月之明獨照肝膈
保全於衆怒必死之中復置諸久叨曾敗之地 深
恩曠絶淪入骨髓雖臣隕結莫酬萬一今豈敢計安
危違拒 明命只緣至愚難化暋不畏死傾肝瀝血
屢煩 靜攝天聽高遠未蒙矜察誅罰不加誨諭諄
切至責君臣之義 恩威之重霈若雷雨天地之恩
欲報罔極父母之訓何敢不承顧臣危跡僅存驚魂
未集悸傷氣血憂膈飲食癈癱神眊生意殆盡奔走
重地實無其望而情窮已極病不敢言矣況項日臺
閣儒臣之言已極嚴正餘論流行早晩當發外方流

言無所不有逼文交鶩聲罪狼藉公相激勸久猶罙
甚云若聞臣復入　近密之地必有別生意外之舉
到此地頭臣之顚頓狼狽固不足言名忝大臣之列
重被難洗之辱其損　國體羞明廷更何如哉此臣
所以限死違逋不敢承　命者也噫君臣之義即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者臣雖冥迷不靈豈至全昧是義
一生受　恩如何前後　恩旨如何而終自守株自
陷死罪乎與其冒沒而重辱無寧力辭而獲罪於
君父之前臣其敢自惜一身實爲　國家顧事體耳
臣罄陳事勢無復餘蘊　天地父母庶可垂憐　玉

候選藥院並直之日提擧之臣違　命至此前所未有連日　受鋮又不得入侍臣之罪戾有非一時瘝曠之責況　聖教至此而終敢撕捱萬死之罪實無所逃伏乞　聖明亟命下臣司敗重究其罪以肅朝綱不勝大願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前後批諭不啻勤懇而誠意未孚祈免至此只增愧恧寧欲無言噫卿罔極之誣予已洞燭昭雪無餘則世道雖極危險憸鬼之輩何敢售其壞亂之計耶於卿少無不可進之嫌亟斷異牘須速入來用慰予思想之心

上　東宮辭內局提調書

伏以臣至今頫瀆死有餘罪凡無知而犯罪眚也知其罪而犯者故也既知其爲故而不得不犯者其情

必有萬萬不得已也今臣不敢復以情勢爲言而十餘日來所干冒違傲者實臣子之所不可敢亦臣子之所不可忍臣雖迷蠢無狀豈不知 父母之訓不可違也 天地之恩不可孤也 雷霆之威不可犯也焦煎之憂不可忘也而所以頑然不識變動一向籲號者誠古今之所罕聞庶幾得蒙 矜諒而昨伏承下荅諭以 聖意堅定斷無準請之理臣之惶駭抑塞直欲溘死而無知竟夜悲泣目幾爲腫伏聞今日又有 受鋮之命而終不敢抗顔詣 闕席藁請死瞻天哀籲伏乞 离明曲加憫憐其愚迷深察其

必不可承 命且軫藥院之不可久曠亟許遞改臣任仍令有司治臣負犯以肅 朝綱千萬幸甚

因李明誼疏辭內局提調疏

伏以臣昨在藥房伏見前正言李明誼之疏論臣之罪語意危怖臣不覺渾身俱靑不敢承 命入診蒼黃徑出屛伏 闕下以俟 嚴誅終夜震悸求死不得爲人臣者有勢力而無顧憚恃 寵靈而肆無嚴至使有司不知有國法 君上曲從其意此其罪誅九族而猶輕何可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也噫臣自經昨年獨對上而貽累於 聖德下而身陷於危穽

旣不能刳心而示人迫於 嚴命又不能歛跡而遠
引抗顏禁近之地日夜內懷氷炭又豈知人之疑臣
者乃謂之恃 至恩而恣妄擧視之若啓寵而納侮
也苟如其言宜受萬戮臣固不敢仰首哀號而近日
聖候有加保護之任不可因臣暫時虛曠不得不疾
聲急籲於 靜攝之中雖不敢盡暴情實煩冒至此
罪尤萬死伏乞 聖明俯察危悃亟 許先遞臣內
局之任仍 命有司治臣之罪以嚴 國法以謝人
言千萬幸甚臣無任惶慄危迫涕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
疏具悉卿懇昨者李明誼之疏專出於擠陷搢紳之
計而侵詆之言亦及於卿其所謂勢力無嚴有司只

知有巨室等語指意非常而末又曰獨對之矣此有以啓之必欲甘心於卿寧不駭痛惟卿心事予所洞悉則此等搆誣之說何足介懷卿其安心勿辭亦勿待罪即速入來用副至望

上東宮辭內局提調劄

伏以臣被罔極之疑辱抗有靦之面目由郊入城轉處 禁近雖 恩異 命嚴身不自由內懷惶恧對人輒羞固知重見汚衊且是早晚事今者臺疏果發搆罪狼藉其措辭危怖設意陰慘莫非臣子之極惡處夷滅而難貸者 離照之明必有以俯察矣臣驚魂復散體粟骨青擅出 闕外請伏斧鑕而 聖慈天覆不忍加誅開釋諄複慰勉備至臣苟有一分承

命之勢何敢於此時日事撕捱何敢以此任恝然瘝曠而莫之懼乎近日二大臣亦被人言俱出郊外此不過言語事爲之跡可易辨於耳目者在臣則惟有天日下燭其恍誠而人言之危惡一至此極盖嚮者老大臣之言事出倉卒容有流聞之未盡實者及今時移事定情實昭㬥宜無可言而凡有論事猶且斷斷乃以無嚴罪臣又以有以啓之者若將歸咎於聖朝此莫餉禍之心貫然而未已也今臣寧溘死而流亡自忘此憂畏不然則早蒙誅責以快人心若其可延時日之命者又有退塡溝壑一事耳臣自出

禁扃非不知走出都門深入窮山而尚此遲回於象
魏之側者但以保護之任尚在身上故耳臣雖被違
慢之罪不免鈇鉞之誅實所甘心如有萌心於重入
者縱荷寬大之 恩天必殛之臣豈忘 恩昧義自
惜一身士夫廉義實關 朝廷之大體誠不忍重辱
清朝也疾痛之極言不知裁罪尤萬死伏聞數日
聖候諸證尚未少減不敢更貽酬應於 靜攝之時
敢此冒死哀籲於 侍湯之中伏乞 邸下曲加矜
憫且軫藥院之不可鈇員開陳 聖聽亟許先遞臣
所兼之任仍 命有司重究臣罪以謝人言以安微

分不勝萬幸

因李獻英兄弟供辭辭職劄

伏以臣昨上崩迫之懇冀蒙　矜諒之恩伏承　下
答諭以因囚供迸出　關門尤有傷於事體噫臣職
在嘗藥其何敢不念分義位竊具瞻豈不欲顧惜事
體而今乃徑情妄動自陷於罪戾豈臣所樂爲也顧
其心駭悸痛迫誠有一刻不敢安者耳彼其爲言專
出怨毒只詆臣身則當付一笑而若其所謂至親主
試者又從以誣及泉壤矣臣以大臣輿論　國政反
爲因人所搆陷爲子弟眛於涉世貽辱於父兄而猶

不知耻仍冒於重地其蔑廉義而傷事體又何如也蓋自唐宋迄于 皇明覆試非一將使能者雪疑冒者彰僞可謂綜覈之政前後就試之士豈盡無耻未聞有一人不赴者況時有曳白之人豈不自量特畏君命不敢違拒臣之獻議始意不過如此延拖至今亦非臣所知豈料此輩終拒 嚴命大損 國綱也此猶如此何況於臣乎今其納供辱人何益於自辨而只欲噴血一口以汚臣矣然臣蹤跡本自危懍而復入 禁密怨嫉盈世拳踢不已一年之內再出闕門絲毫無補瀆擾恒多事體之傷將未知幾何雖

离明所燭曲加憫憐恐不可一日自安此臣所以不敢徒感　恩遇冒没更進者也伏乞　邸下俯察臣危苦之情且軫内局之不可久曠亟許先遞臣兼任仍　令刊名朝籍以全進退之義不勝幸甚

踈齋集卷之七

疎齋集卷之八目録

疏劄

辭　誌文撰進劄

再劄

製進　明陵誌文劄

中路以　誌文事待罪疏

還到城外待罪疏

再疏

出江郊辭職疏

史官傳　諭後陳情待罪疏

以建 儲陳慶祝之忱仍辭職名疏
未叅 冊禮賀班待罪疏
以 國有大事將詣城外陳情待罪疏
入城請差 山陵祭官劄
庭請罷後聯名請代理劄
啓
諫院論李泰龜張善冲啓
再啓
執義引避嫌啓
兩司請李尚真罷職啓

百官伏闕請 還收傳禪備忘記啓
條陳海防事宜啓
備局魚鹽事回啓
孝廟追崇事會議後大臣聯名啓

疎齋集卷之八

疏劄

辭　誌文撰進劄

伏以　大行大王山陵誌文撰進之　命及於賤臣聞命駭惶罔知攸措嗚呼惟我　大行大王盛德洪烈冠絶百王苟非老於文學者莫可摹　天晝　日念臣本無見識詞藻爲一世所推重者加以衰耗昏眊久疎筆研十年焦憂神精銷亡　天崩之日心肝崩裂忽忽無生人之意雖欲不量才分冒當大事其勢末由況行期卒急使事忽擾以此殘憊之氣實難

致力伏乞 天地父母俯諒由中之懇亟許回授可堪之人毋使 遂終大事一有未盡不勝幸甚且臣以耳目所記言之前日膺是選者若非山林耆德必是廊廟重望今雖舍臣豈無其人非臣飾讓寔出輿論亦乞 裁察焉臣以萬萬無似猥蒙 先大王罔極之恩常願肝腦塗地以酬 知遇今乃少效薄技以闡 洪休榮旣至矣願亦遂矣何敢煩籲於此時以負自盡之義也瀆冒至此不勝惶恐

再劄

伏以告 訃之行禮當遄發彼或責遲亦慮辱國雖

俶裝聚馬其勢不得不淹至四五旬而其不可更退則決矣 謚狀文字最宜速出而纂集之事纔訖應製詞臣多事奔走實爲可慮況 狀出而誌成前例皆然事體又當如此臣猥當撰 誌之命坐待 狀出而行期迫則以臣鈍滯之才必難速成於出疆之前莫大文字豈不有狼狽苟簡之恨乎噫賤臣之受大恩於 先朝河海莫量今於 山陵之事躬負土石下禣螻蟻亦所自願乃復摹畫 天日托名琬琰何等榮幸雖文詞魯拙恐無以闡揚 盛烈而豈敢有一分辭避之念昨上短劄實非飾讓 日月之明

猶未下燭　辭旨悲切勉諭丁寧奉讀未半失聲長
號臣雖無狀更忍爲固辭之計乎然事勢之窘急如
上所陳其在必誠必愼之道宜早變通臣又囁嚅不
敢早言迫而後號籲則亦臣之罪也伏乞　聖明俯
察臣魯才之不可應卒深軫大事之不可苟簡特
收還成命回授在朝之人　國事幸甚且近日使行
多請公貨臣嘗病之而萊貨幾至不通淸人索賂日
滋少有所請則必生事端如甲寅之抉摘文字丁丑
之援引會典可見其伎倆矣今日之事雖曰萬萬無
慮患生不虞誠不可忽也一行員役空手而去應用

之財已無出處若有意外之事實無周旋之道誠宜
軫念亦乞特 令廟堂依丁丑使行所給之例而許
之使之定限還償實爲便當先事之慮恐不可已也

製進 明陵誌文劄

伏以摹畫 天日決知臣所不敢當故再三冒死固
辭得以獲 命至於再授則惶恐不敢復言 御製
下示之後始敢泚筆臣之今日畢義盡忠於 先王
者但有此事竭心焦思廑得搆辭令始繕寫投進而
臣文辭本緩拙行期亦忙迫不能自盡其微誠且臣
魂精散亡必多遺漏顛錯決不可以此納之於 玄

宮之側永示無極伏乞 深加睿察如以臣言不爲
虛飾即 命他人改撰毋使 送終大事有所未盡
千萬幸甚如或不至如此必多有可論者雖臣辭
陛之後亦 命大臣詞臣極意刪改恐亦允當 內
下 御製及纂集廳所送文書外如 勸進粥飲等
事得之於故淸風府院君家所傳之言事甚分明故
取以記入亦乞 睿照奉使出疆者辭 陛後例當
乞免所帶職任而今臣所帶扈衛大將及軍門提調
俱爲緊重不可不先乞遞免夫將出去則軍官雖有
移屬他廳之規而半年無將宿衛之事實爲疎虞即

今大臣 國舅多有可兼之人臣不當虛帶徃來御
營廳則將臣久病臣又不在軍門之事亦涉可慮伏
望幷加 軫念特許遞改公私幸甚未行之前登對
未易敢此煩籲不勝惶恐

中路以 誌文事待罪疏

伏以日月不居晦朔又更伏惟 孝思號慕益復罔
極臣拜辭 闕庭京國漸遠回首 雲天但有血淚
臣又於 誌文事有須至仰稟者且有不可不請蒙
譴罰者盖臣迫於 嚴命強所不能冒當大事誠恐
大誤 送終之禮終犯罔赦之罪矣撰進之後數日

在京物情不滿評議漸起及在道中流聞以 誌文事有闕略語無稱停爲疵云臣尤不勝怵然驚惶之至凡 國家金石之文非老於文學者不可遽當伏聞先輩大手之任此事者必數月搆思成文而多經人眼博採羣言不住點竄而後乃敢入啓云而以臣鹵莽之見不多日而成仍卽進御物情之如此無足怪者臣固慮有此故敢請臣出使之後 命大臣詞臣極意刪正已蒙 聖兪矣且臣伏聞 仁廟國恤故相臣李景奭撰進 行狀 孝廟命就議於金尚憲曰宜有東里之潤色蓋欲重其事也況臣今日之

文忽卒疵纇至此而廟堂尚不奉行 聖教何也物
議所謂闕略者本非臣偶然遺漏欲自附於古人諱
親之義而亦安知遂見之必合於事理也臣既受使
命雖不敢停滯中路未出疆之前惟俟 亟加罪責
且 命移授 誌文於他人無使 玄宮之事一有
未盡而已伏乞深留 聖意且詢廊廟善處於上石
之前不勝萬幸至於文字之未穩停者不妨删改且
前入正本中字畫尚有誤者復敢別單録上以備
裁處而以臣厚受 先王罔極之恩不能先禱螻蟻
見識不逮神精脫落致使此事多謬誤若此臣之罪

戾萬隕猶輕臣無任惶懍痛裂涕泣俟罪之至

還到城外待罪疏 辛丑

伏以臣歸到境上伏聞泮儒尹志述以臣撰進山陵誌文謂之掩翳 先王盛德論臣以不忠之罪其言語不擇僇辱無餘又伏聞承旨李眞儉請治臣前日獨對之罪又以臣出疆時引例貸公貨之請請之恐動 聖心至曰六萬銀貨將用之何處造意陰險直欲驅臣於罔測之地傳者口呿聽者代怖一人之身並受叢鏑驚惶震慄寧有生意臣誠不夬烈不能刳心刲腹以示人也如使臣學術可以裁酌義理忠

信素能見孚一世世路雖曰危險受人之踐踏疑誣
豈至此極此臣之罪尚復誰咎是以不敢爲仰首自
辨之計佀恃　天鑑高懸無微不燭耳臣雖無狀忝
在大臣之列令人論之以赤族之罪　國家懲置而
無所問以滋四方之惑其可謂　國有憲章乎臣不
敢委　君命於中道方隨使節到城外亦不敢詣
闕復　命謹此席藁哀鳴伏乞　聖明卽命下臣
王獄嚴覈言者之所以爲臣罪者苟有萬一疑似者
臣雖闔門夷滅亦復何恨臣無任跼天蹐地血泣悲
號之至

再疏

伏以臣驚魂未定神識迷悗瀝血之籲未及再 聞而銀臺承 命又來宣諭 恩旨鄭重開釋備至雖使臣自爲之辨何以加此臣四體投地血涕交下天日之明下照覆盆臣雖退塡溝壑亦復何恨臣自聞人言意謂 朝家必逮臣按鞫嚴覈虛實實則明加典刑虛則洞洗深寃以解四方之惑矣今乃不然恩禮反隆無復驗問只令臣抗顔就列此不幾於魯以相忍爲國者耶 聖明以臣 先朝舊物雖不忍下之吏臣則抱此黷昧生不如死三木囊頭亦何敢

辭也噫以臣之蒙 先王大恩河海莫量也而人請
之不盡誅於形摸 日月乃有罔極之言臣之寃痛
欲死孰加於此然義理至微猶可俟於百世至於奉
使時事萬目所覩何有幽隱而其言莫測其倪其疑
無所不及煽動詛呪疑亂一時此則千古之所未聞
也使十人分其罪誅九族而猶輕以一身蒙此惡名
豈可自容於覆載之間而乃敢憑恃 寵靈重入脩
門乎違傲 明命極知死罪寧受鈇鉞之誅不敢自
進伏乞 聖明俯察崩迫之情亟 命召還承宣仍
命有司先治臣慢 命之罪嚴覈臣所被人言虛實

以存 國法不勝大願且臣伏聞以 山陵賞典與賜
馬之恩亦及臣身云臣方以 誌文事乞蒙誅責何
敢與敦匠諸臣共受 恩典又伏見政目新有軍門
提擧之 命身陷大僇而冒膺重寄決無是理並乞
收還成命以安微分千萬幸甚臣無任流涕祈懇之
至

出江郊辭職疏

伏以臣萬里歸來不敢復 命四月城外不敢辭退
者旣自瀝血哀籲義當恭俟 處命只自惶悚屛伏
措躬無地伏惟 聖度恢弘不惟不覈其罪之虛實

恩旨終降久愈欵曲　恭已之禮若待賢輔責勉之
諭悲不可奉讀自非木石心腸全昧義分者此時此
命胡忍不承顧臣空疎庸愚百無可取而猥蒙　先
大王特達之知公然致身上列以致十顛九倒無一
時少安而輒倍荷　生成之澤以至于今而臣則酬
報蔑如辜負實多十年侍　疾終見　天崩之痛而
不能早禱蝼蟻　遂終大事粗效薄技而人言罔極
臣之於　先大王不忠已如此　聖明雖欲留臣尚
何補於涓埃況臣無端為世所嫉前後巧簧暗弩多
發於萬萬意想之外至于奉使時而極矣臣雖欲自

竭駑鈍效古人追先帝報陛下之義其身已不可容
他尚何望 聖教及此故臣不容不悉暴而瞻望
雲天失聲長號噫臣卽僇人賤行爲世所棄者其不
可抗顏於城市間則不但臣心自定人亦莫不以爲
如此而遲回至今但俟 處分矣今則 誤恩至此
辨覈無望近淹京輦亦所不敢承宣相守而有不暇
顧敢爲此逃遁之計昨已出伏江外致令近侍 啓
稟追來臣之罪戾尤萬萬難贖矣臣鄉來久在 禁
直使燕時又忙臣父母墳在畿內砥平地而未得往
省已七八年矣霜露屢變情有難堪況今跋履勞傷

風波積畏形廷魂悸死亡無日亟宜歸掃墓地以便掩埋臣雖在朝亦當據例乞　恩令將覓舟東入而近侍之臣又復隨臣而往則事體未安甚於前日臣負犯之外惶憫欲死伏乞　聖明俯諒臣情理　特命召還承旨俾臣安意作行仍　命有司治臣徑情逃遁之罪以警有位不勝幸甚且臣以賞典事再三請收而尚未蒙　許臣之憫菀惶懼尤不可言夫梓匠賤技也鉅斲不善則當收其稍廩況任　國家大事而外議紛然則尚逭刑誅幸矣賞其可受乎此實關　國家政刑不但嚬笑之失而已又伏聞以該曹

廩祿之啓至有更爲輸送之 命云臣之不敢冒受
曾已屢陳矣毋論其受食當否臣身已在外矣太倉
之米何可遠輸江外乎並乞 收還成命毋損 國
體也軍門提舉固非臣所堪今不在朝理難仍帶扈
衛大將亦自重任赴燕大臣所管弁屬於臣而兩廳
俱無管攝之人宜有變通亦乞 許遞臣禁衛扈衛
之任俾無曠官之患尤爲萬幸臣今將遠離 京闕
而不得一瞻 深墨之容 因山之日望哭於燕館
而窮天之痛無路一洩於 陵下日月不居 魂殿
練期且近而 殷奠時享亦不得陪哭犬馬之情當

復如何臨疏悲涕不省所云臣無任哀號煎迫之至

史官傳諭後陳情待罪疏

伏以臣昨於史官之歸愴怳抑塞不能敬復 明教自罄危悃惶隕耿結敢安食息嗚呼人臣之辜 恩慢 命是何等罪戾而臣雖迷冥夫豈樂犯而無所懼也萬里歸來 山陵已訖而跡阻陪哭無所展哀去則 陛辭歸未復 命而離違 清禁日月且周家廟在城中而昨始反面區區情禮恩義掃地盡矣苟有人心寧不痛傷然猶不遑顧念逃遁是敢違傲無嚴傍觀莫不爲之寒心況臣之心乎自非風癲之

人孰不懼罪而畏死臣則惛然若無知覺其中必有所惡有甚於死者以 聖上日月之明父母之慈宜有所 俯燭深諒而哀籲而莫之察負罪而加之禮若視臣以曲廉小嫌過自撕捱者是臣精誠淺薄言語不切不足以上感 淵衷也 聖敎以邁邁至此責臣臣覵閱素多以洪淴冒沒貽譏於世何獨於今日妄生悻悻之計便欲永訣於明時也又每以情志未孚爲 諭臣以易危之跡酷罹罔極之讒而 隆眷不替奬勉踰分 軫念私事 寵及泉壤 遣人存問 命以勿去 恩禮之重萬死莫酬從古君臣

之際若是而豈有情志之未孚者乎昔李泌寄避江西李晟願乞爲僧唐之二君情志何嘗不孚於二臣而讒說難聖則特謹避之如此二臣者亦何敢自疎於其君也今臣所被人言比古益憯　聖恩雖若河海臣身其可苟容耶臣每承此　教惶愧欲死至於念舊憐我之　教再發於　批旨臣奉讀哽咽涕血交下臣弱冠事　先大王今已白頭矣以萬萬無似之人猥受特達之　知偏荷肉骨之　仁十年侍疾朝夕左右古人所謂內結父子之恩者雖不敢況其間日月幾何而臣何忍遽忘其　天地之造也

雲鄉渺邈已無及矣臣所以追報　舊恩者只在盡
節於　殿下使臣若無他故益篤遂徃爭居之義殫
誠竭駑冀效涓埃縱無補於　新化寧敢求退今日
違遁棲遑豈臣之所願欲也嚮之論臣者必欲赤臣
之族設疑辭而惑亂羣聽使臣無以自拔於坎窞臣
之乞蒙對辨實出至冤而　朝廷憖置而不覈虛實
徒以不敢當之　寵眷誤加於爲世大僇之人臣之
私心痛迫但有求死不得安得抗顏朝端仰承　恩
命乎臣之危悃實在於此非敢邁邁而忘　先朝負
聖恩況情志之未孚亦豈臣夢寐所及也前後　聖

教鄭重臣不敢不披瀝肝血而言涉支蔓又復死罪
臣所被人言未蒙查明之前皆臣席藁之日自此違
逋之罪將不勝其日積其爲傷損 國體不但臣終
犯罔赦之誅而已伏乞 聖明亟收敦召之 命鐫
遞臣本兼職任仍治臣罪以嚴 邦憲不勝至願臣
無任兢惶涕泣之至

以建 儲陳慶祝之忱仍辭職名疏

伏以臣伏聞 殿下深惟 宗社之大計上稟 聖
母之慈旨早定 國本允屬 元良一夜之間懽聲
四馳況玆 先王骨肉之教益見聖人人倫之至羣

情聳感天意可知臣以簪履舊物屛在田野莫伸鼇忭之誠不覺喜極而悲臣仍伏思惟　先大王日月之明無微不照　宗祧之重豈無深念而憑几之音不及于此誠以我　殿下因心之友必合於天理之公也於戲丕顯丕承之休可謂度越前古矣　殿下嘗在靑邸　先大王旣　授以精一之訓又　錫以箴儆之辭　止慈之仁深望我　殿下嚴恭寅畏永續景命令　殿下又有丕子之責矣盖宜克勤克戒以身導廸招延耆俊以勉典學率由我　先大王之教　殿下也臣身雖在外獲覩　大慶不勝睠睠之

忠敢忘淬穢之賤冒貢瞽言惶媿則多念臣逋 命
辜 恩虛縻職名已半年矣兼管且重不宜久曠日
夜憂惶罪實萬死危苦之懇曾所備暴雖不敢申籲
伏乞 聖慈俯諒臣決無復進之勢亟許遞改臣本
兼諸任得以自遠於機穽以卒 天地生成之澤臣
無任瞻天慶祝涕泣祈懇之至臣疏當由縣道而道
臣以奉審不在其營謹使録事直呈政院事異常規
不勝惶恐

未叅 册禮賀班待罪疏

伏以臣伏聞昨日 殿下出臨前殿 親册元良祗

見　先王此國家萬世之大計　宗社臣民之所交
慶也又聞今日百僚造庭呼嵩永祝無疆之休于一
之會萬姓均懽而獨臣以畸危之蹤屏伏郊野不得
躬覩盛儀自伸鼇抃之誠區區犬馬之情竊自悼傷
豈但古人所謂留滯周南之恨而已伏惟　聖明追
惟　寧考之遺意思貽燕翼之深謨　宸情感痛嘉
喜亦至臣名忝大臣之後不能以此時進一昌言以
廣　聖聽辜負　國恩罪何可逃況前日　聖教諭
臣入參賀班將使不廢臣子之禮無犯慢蹇之責而
臣冥迷蹙蟄終不敢仰承　明命其所以危怖窘迫

曾所悉願何敢申暴而顧臣釁孽萬隕亦輕伏乞
天地父母俯諒血懇並削臣所虛帶本兼職名仍
命有司重究臣廢禮違　命之罪以警有位不勝萬
幸

以　國有大事將詣城外陳情待罪疏

伏以臣逋遁過江已過半年前日入城未敢仰承留
在之　命屏伏郊畿日竢　譴誅昨者史官傳諭之
恩忽出於千萬夢寐之外臣誠驚隕惶駭罔知所措
況借來之　命又出異恩近侍留守村閭私分豈敢
少安臣萬里歸來阻遠　清光倏已經歲犬馬之誠

豈不欲一登 文陛少伸情禮而釁孽莫湔寃菀難
白前後 恩諭豈不勤摯而終不敢仰承者誠以進
退之際關 國家大體係士夫廉義不敢自忽重辱
清朝故也臣之所望於 聖朝者只是辨覈人言之
虛實以明臣罪之有無所謂辨覈在 朝家本非難
事臣燕行時所齎官貨自有其數同行數百人耳目
亦多用之何處一問可知苟臣用之於所幹 王事
之外或私肥行橐必不能獨用而獨知此甚易覈封
典自有應行之例而彼人猶且生梗則臣之去時陳
請既非過慮以此成罪亦豈常情之所度只緣臣行

世無狀積忤於時使人疑之於不忍疑之地加以煽
動凶言公相傳說臣則身在異域而聽者代怖古今
寧有此事而　朝廷慭置而無所别白徒紆不敢當
之　恩禮此臣所以含寃抑塞無所告訴者也至於
罪罰之先及於言事者非臣意慮之所及而　聖教
乃以罪名已正更無可嫌勉臣以即日造朝是臣以
不治言者之罪引以爲嫌今見其寬逐乃敢趨　命
也若然則本罪之外又添要君之罪臣雖萬萬無狀
决不敢爲此也臣之踪跡轉益臲卼　恩命懇至末
由仰承跼天蹐地萬死猶甘伏乞　天地父母俯諒

臣崩迫之情亟 許鐫削臣本兼諸任仍 命有司
重究臣辜 恩慢 命之罪不勝幸甚臣無任瞻望
涕泣祈懇之至

入城請差 山陵祭官劄

伏以臣昨年奉使出疆 因山之日遙哭燕館歸被
人言跡阻 京闕近因 國有大事乃敢抗顏班行
魂殿殯奠今始將事 崇崗像設尚未瞻望適玆節
屆冬至 山陵薦享將遣宰臣而以臣叨在上秩該
曹不得越班啓下伏聞 先朝或因大臣陳乞輒蒙
矜許云伏乞 聖慈俯諒臣犬馬之情特許塡差享

官俾得少洩窮天之痛不勝至願

庭請罷役與三大臣聯名請代理劄

伏以臣等俱以無狀過蒙 先朝天地之大恩常願粉骨糜身以報我 殿下近日忽此有非常之舉其欲竭誠匪救以副羣生之望者庸有極哉而伏閤四日不但不 賜允俞請對六七牢拒愈甚終不得一瞻清光只恨誠意淺薄不能感回 天心臣等之罪萬死猶輕伏地俟罪鈇鉞是甘去夜所下 批旨尤非臣子所可忍聞者奉讀未半不覺心膽俱墜臣等一死猶遲遭此罔極之境驚惶震悸實莫知所以仰

對也第伏念當初 備忘中大小國事並令裁斷之教實 國朝以來所未有之事中外臣庶之驚惑憂遑正在於此臣等雖萬被誅戮決不敢奉承至於丁酉事自是 先朝之裁定且有節目之區別其視並令裁斷之 命不啻有間而況此 聖教出於至誠惻怛則爲 殿下臣子者亦安敢以輕遽爲拘一併違拒以傷我 殿下之心哉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只依丁酉節目稟旨舉行不勝幸甚

啓

諫院論李泰龜張善冲啓

頃日憲府之　啓請還收罪人減等之　命也前掌令李泰龜敢爲立異於方張之論已極肆然而乃又費辭自列以閔熈是暗昧之罪權大運是語言之失爲言未及入啓先被劾遞故政院還給云閔熈之干預凶謀大運之恐動脅君是何等罪惡而爲今日臣子者何敢有伸救之意況其言語尤極無狀不可以不在其職而置之請前掌令李泰龜削奪官爵

前府使張善沖即逆賊與立之外孫罪死人張紳之子也若無高世之行絶倫之才固不當置之於衣冠之列而善沖詐稱自廢盜竊虛譽屢登薦剡一不膺

命及至顯擢乃敢承當交遊卿相出入論議苟利勢之所在不避其父之讐奔走營營有不忍正視如此之人不可仍置仕籍以貽士夫之羞請 命削去仕版

再啓

臣以前掌令李泰龜削奪官爵事有所論列矣伏承
聖批以挺身立異於重發之論雖甚可惡旣已効遞不必加罪爲 教臣竊以爲不然也閔熈權大運之減等量移者 朝廷必不以無罪而可宥也爲臺臣者只當據法爭執以嚴 國家懲惡之典而已雖有

曲爲之地者又從而爲之辭曰罪惡雖大流竄旣久並施雷雨之澤以示寬大之意云爾則言雖苟且容有可恕今泰龜則乃欲爲兩人白脫之計一則曰暗昧之罪一則曰語言之失有若全然無辜而枉罹罪網者然其處心措辭寧有顧忌者乎人心之陷溺至此 國體之不尊至此此而不嚴則臣恐此輩將接跡而起亦必有爲鑴積堅柟之地者敢陳伸宥之說於今日矣終不可只遞其職而止請 命削奪官爵

前府使張善冲削版之請實出於厲廉耻敦世敎之意而 聖上以罰不及嗣之意有所持難大聖人愛

物包荒之量至可見矣然臣所謂世累不專指爲張紳之子也善沖旣是逆臣與立之血屬則自古朝紳豈有如善沖而冒居於承宣佐貳之列者乎我國用人之法最嚴於世累曾有文官李昌炫者爲德仁之婿　孝宗大王命勿擬望其後除職輒被彈劾　先大王以勿授署經之職爲　教此誠　聖朝之所可遵奉勿失者也而今則善沖有難洗之累無歷試之效徒竊虛譽驟通華顯是豈　兩朝嚴世累惜名器之意也善沖自以罪死人之子初旣廢科不仕則固當含恤茹痛杜門屛居如尹澄之之平生則可矣而

交遊日廣出入論議奔走趨附不避讐嫌官卑則屢蒙除　命而不受位顯則雖有人言而不顧其身事本末槩可知矣其何可一日齒在朝籍以貽搢紳之羞乎請　命削去仕版

執義時避嫌啓

前執義李國芳初避之　啓意在營救罪人諂媚大臣故臣在館職之日首發劉罷之論僚議歸一未及拜劉而國芳再避侵辱臣身臣旣被其斥勢難同參於論罪之劉退而陳疏館僚果上劉蒙　允及出其代該曹以臣首擬至受　恩點臣誠赧然懷慚思欲

自列而長官既有親嫌臣是應遞之人可無難安之勢只以相避引嫌不敢更贅他語矣今者長官遞以他事見遞臣則尚在此職臣之情跡十分狼狽始不陳暴情實亦臣之錯料矣昔宋御史中丞包拯論三司使張方平宋祁過失臺中僚屬交章力言張宋罷去拯代其任學士歐陽脩上劄論之曰朝廷不爲拯惜名節拯不能遂嫌疑爲朝廷惜事體至以蹊田納履爲喻末乃曰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無以自明今日該

曹之擬臣於此職者雖或未詳臣論事之本末而臣乃掩覆而受之自爲己利不顧前世之至論則微臣一身廉隅縱不足言其辱 朝廷而羞當世誠非細故其何敢不避嫌疑冒居臺席乎請 命遞斥臣職

兩司請李尚眞罷職啓

近來 國體不尊世道交喪懲惡之典不嚴黨奸之論日肆識者之寒心固已久矣頃日 榻前行判中樞府事李尚眞以洪宇遠語犯 東朝之疏謂之妄發閔熈懷將心負 君父之罪請之不明至請疏釋兩人負犯實是神人之所共憤 王法之所難貸而

身爲大臣動搖流言救解之說殆無餘地是何意向之謬戾一至此哉大臣一言關係不輕其流之害將至於人心陷溺而義理晦塞 國綱漸弛而姦惡增氣不可誘之以耄昏做錯置而不論行判中樞府事李尚眞請 命罷職

百官伏閤請 還收傳禪備忘記啓

臣等昨於 聖教之下不計深夜敢請入對欲陳羣下驚惶煎灼之意及承 聖批不但不賜 兪允十行 溫言反覆開示 辭旨懇摯誠有臣子之所不敢聞者臣等聚首相顧心焉如割若其父子君臣之

諭誠意藹然奉讀未半涕淚交頤也今日諸臣苟
可以仰承　明命者其何敢更有一言而臣等雖甚
無狀亦何忍將順過擧使一國含生之屬擧懷罔極
之恨也臣等有死而已決不敢奉承惟　聖明垂察
焉　聖教每以疾病爲辭臣等不暇遠引前事恭惟
我　先大王沉年疢疾寧日恒少豈不欲謝絶萬幾
逍遙晩歲而上念　宗廟付托之重下軫　聖明之
冲年又不欲遺大投艱以妨緝熙之學故倦勤之意
終不形于色辭勤良敬天十五年如一日此所以
盛德至善没世不能忘者也若夫　祖宗朝故事則

或創業垂統大命方新或治成制定方內乂安雖復脫屣千乘超然自在而軍國大事尚多禀決若使憂虞溢目國勢危弱有如今日者 太祖 太宗必無是事矣嗚呼天怒民窮正有救焚拯溺之憂 殿下雖欲相忘必不可得旣不能忘而徒有其名亦何益於 聖躬哉又況國事愈急則 殿下其可曰我已養閑而不知乎天地 祖宗其可爲 殿下恕乎惟彼顚連溝壑之民亦且望絶於乳哺之仁相與飮恨而死矣此豈我 先王付托之意又豈擧國臣民仰戴之望也噫勞而思逸人情之所同然疾病之際

尤難耐事 聖上今日之教亦或由此臣等每瞻
天容非復昔時區區之憂曷其有極常願 聖明清
心省事保攝神精而不幸國內薦瘥朝著多故細務
冗言常苦煩瀆 聖心亦憂勞過分激惱多端或夜
分不寐過時忘食本原之地或未澄澈榮衛之損日
覺遷謝不免躬自憂傷屢詔於保護之臣臣等每聞
此教心肝若墜臣等俱以無狀忝居股肱輔弼之
地使吾 君獨憂而成病此其罪雖萬死何惜也然
而人君以一人之身下應萬事苟不能居簡以制煩
鮮或不至於心勞日拙之患況精力有限亦何能不

困弊凋耗也是以秦皇之衡石程書隋帝之衛士傳餐前史譏之古昔 聖王之雞鳴待朝日旰不遑者亦豈爲煩文細故枉勞心神也其所以無大疾病歷年久長者正得治心之術也夫心志不固則不可以自強而耐煩至於陰陽之患似若無與於此而古人以洞房深宮爲寒熱之媒善乎子產之言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不使有所壅閉湫底有忠慮於其君者憂疾病之言如此 聖明誠能澄治聖心常如止水明鏡物來順應無所將迎疏通豁達節宣氣血治心

治病兩得其道細故煩文在所當略事雖少滯神疲
則止凡可以咈心衡慮者無使遽滯宴息飲食不失
其時則必不至於勞心生火氣血交傷矣又何必過
自憂歎遽有此舉也自有此　教大小驚駭萬姓奔
走於道一夜之間滿城鼎沸人心之所驚愕即天意
之所不安夫以　聖上之明睿所照豈可上違天意
下咈人心獨行而不顧以負此萬姓百工若離父母
之心也伏乞　聖明上念天位之重俯察羣下之情
亟許收還昨日藥房　批旨及節目舉行　備忘記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條陳海防事宜啓 庚寅

江都雖不可爲今日依歸之地處於江海之咽喉自前朝視爲大關防況今有海洋之憂尤不可棄置自龍津至昇天堡江面薄處則今旣列墩土築加堞而寅火堡以西都恃海沮與山險十餘里一墩之外無他措置賊船之乘風來犯者旣無以遠瞭且無以捍禦實爲可慮臣嘗爲留守時以禱雨登宿摩尼絕頂周覽海面則本島之南有永宗北有喬桐兩間大小十數島嶼犬牙相錯遙望則舟楫疑無可通之路此殆天所以捍衛江都者也其大處或設牧場小處只

有數十蹉戶等爲空棄之地實爲可惜臣意馬政雖大不及於關防移出馬羣於他牧場許民耕作則無田之民必襁負而至大則置僉使小則置萬戶權管以其民作土兵給江都待變船裝作兵船歲收墾田之稅以作粮械留守或統禦使節制則報警防禦之道實爲便益即今內城之役朴權粗成模樣今雖不加築可爲守臣入保之地當此多事之日不必多費物力姑爲停撤以紓國力內城之築慮在於既失天塹之後昔王濬樓船直下石頭城則建業不保韓擒虎既入朱雀桁則臺城不守敵兵登岸之後能保其

幾日得力耶此恐非今日之急務又不作駐蹕之所則亦不必專力而但錢穀兵械多在其中決不可藉寇制置外面恐不可少已也
一仁川南陽安山等地逼近京都一面濱海而永宗一鎭之外未嘗留意今雖不能沿海置鎭亦宜別擇守令申飭戎政使之各自防守無如前日之恬然無虞則或有所補此等邑分屬於江都摠戎亦宜變其管轄俾專其地方之責統禦使其體貌節制與統制使無異而舟楫之寡弱物力之單薄如南中大邊將平時已極可慮而况今艱虞之日尤不可不念亦

宜稍壯其勢別擇其任以委捍海衛京之責則必可以得力矣

一海西一方民俗獷悍良役偏多常時固多怨咨近年連値灾荒且有變賦之法民情未及樂成而亦多不便此時海防之憂本道最深若無別樣慰悅其民心者難責其捍頭目之義今番廵撫使下去時詢咨其疾苦一以懷綏爲務大則驛聞小則變通大布

朝廷德意廣搜本道人才以爲調用激勸之地且西海關防素不及於三南要害之處必多未設之鎭堡雖已設者或在閑處則亦宜移變舟楫之未滿者亦

宜加設水軍之在山邑者與沿海陸軍相換如嶺南防軍柰谷以下專屬之例則臨急尤當得力此等事巡撫節目中磨鍊分付俾得着實舉行

一所江一鎭責任之重倍於他道水使而其殘薄之形甚於喬桐體統之卑廑比中和廣梁陞號之議自前多有而事力不逮至今未成西路關防莫重於此處方當有憂之日尤不可相忘如前崔鎭漢狀聞諸條亦宜速加講究覆奏施行事力之未備者以本道監兵營遺儲及關西備局句管等財力或劃給或許貸使之稍存貌樣實候之新設若有事力不逮之弊

則旁近守令邊將中令姑權兼亦或一道如是區處
庶可以大其事權其間最切急者亦許當事者隨事
禀聞廟堂劃即施行可以易成矣
一白翎椒島近於外洋實爲賊路初程尤不可不別
擇其人稍壯其勢即令見任者苟非其人誠甚可慮
此則巡察巡撫尤當留意
一關西沿海但有中和廣梁老江宣川等數處防禦
邊將而舟楫軍儲尤不成樣自前本道海防曾不置
意者豈以海路險急賊路不便故耶以水路朝 天
時事言之發船非甑山則鐵山此外船泊俱不便耶

丁丑清人運穀時泊船於龍灣江口以此言之則亦可見其無處不泊巡撫之行尤當細察其要害處廣詢於海邊知水路者備陳論列以資變通措置之地宜當而疎虞特甚用力當倍臨急制置至爲可慮巡撫之臣尤爲極擇使與道臣熟講歸聞

一湖西海防又不及於兩南水營處於外洋數十里之內舒韓兩邑船械不及於諸鎭杭金新鎭毁譽尚未有定泰安新設防營安興有積貯而無水卒此等制置尤宜商量而新差水使似非練達之才亦涉可慮亦令巡撫使詳審利害廣詢物情且沿邊船材已

多虫損獨安眠𢖍得免此患而禁防日懈大材幾盡云另加申飭似不可已矣

備局魚塩事回啓

昨因司憲府啓辭請別立一司摠括沿海魚塩使各衙門諸宫家不得各送差人收稅從前藉此需用者量宜畫給令廟堂講定節目劃即施行事 允下矣我國三陲際海數千里魚塩之地可比於中國之山東昔太公封於齊通魚塩而人歸之富强至於威宣臺啓所稱唐宋塩鐵茶塩之使皆大助天下經費自古山海之利未嘗專歸私門如今日也謹按經國大

典戶典魚鹽條云魚箭鹽盆成籍藏於本曹本道稅
鹽換穀布補軍資魚箭所出魚物薦新常貢外貿穀
補軍資又曰有公收之物歸軍資別倉然則我　祖
宗盛際已用此爲軍國之需亦何嘗使私門擅其利
也壬辰亂後沿海蕩然魚鹽少收諸宮家新歸無所
料賴其時度支之臣乃請給魚鹽之場此折受之所
權輿也今則京外衙門新舊宮家折受爭占茫茫大
洋片片小舠皆有所屬各處差人迭來疊徵鷹拏虎
攫出沒江海甚者懸人於百尺竿檣之上使一生辛
苦於海濤鹺煙之間者手無一錢之餘號天怨毒在

處皆然而其衙門宮家所取廛能十一矣惟我 孝
廟稔聞諸賢臣之言洞燭此弊以爲修攘之本在於
保良保民之道莫如去私乃分遣繡衣於諸道使之
察啓將大變革而未及設施及至 先大王初年三
司之論以此爲一大事請罷山海折受之啓四五年
不止前後 命罷之處旣非一二自 聖明臨御以
來追述 先志俯軫良民隱折受之地亦多限年革罷
凡有所請不曾靳惜而未有如今者大臣臺臣之一
言夬賜處分苟能推此以往 國家祈永之福未必
不基于斯也不但臣等欽仰咨嗟不能名言海上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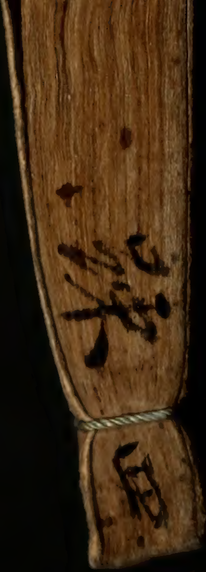
困瀕死之民必有少須臾毋死之願矣臣等固當奉行成命惟恐不及而第伏念事有次第政貴熟講必先查沿海魚塩之所整理頭緖後定勾管摠括之司共議規制可無疎略之悔終成永久之法此法若能善成寬定稅式徵收之柄摠于一處雖分給各司諸宮而更無餘裕不能大助軍國如歷代及我祖宗之時猶可永絶暴求疊徵之害以解海民倒懸之急實百世生民之利也本司提調中先差主管數人即令移文京外盡行根究待其文書畢到確議節目後設衙門等事更令稟定何如

孝廟追崇事會議後大臣聯名啓

臣等之意則竊以爲　宗廟之禮莫尚於世室是以漢臣之言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此則殷周以來致隆之至也恭惟我　孝宗大王以上聖之資値陽九之運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伸大義於萬世者有足以範圍天地豈但一國臣民尊親之如父母也眞可以有辭於天下誠萬古帝王所未有之盛德也尊崇之禮一有未稱則凡有血氣之倫孰不思盡其誠固無待於今日草野之言也第伏念　尊名隆

號已上於　大行之日包得復雪之義觀德之廟又
定百世不祧之禮尊周之義固已大闡揚無憾矣到
今追上數字之　謚恐不加於　聖烈且伏聞　孝
廟初服廷臣嘗請追上　仁廟尊謚則　下教曰既
非　先王之志有乖繼述之義綸綍之言尚在耳目
聖明亦宜聿追　先志以光　兩朝謙孝之德矣會
議諸臣一二人之外意見無異惟在　聖明深思善
處莫重莫大之禮非臣等所敢擅議伏惟　上裁

疏齋集卷之八



Asami 39.89

v. 4 of 10

疎齋集

四

front
spine to right

OCLC
703921708

z0054

s o j a e c h i p k w o n 1 2 0 0 4 8

sojaechipkwon12004880(

z0054

Sojae chip : kwon 1-20

4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
California, Berkeley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
California, Berkeley

s o j a e c h i p k w o n 1 2 0 0 4 8

sojaechipkwon12004880(

Tuesday, April 12, 2011 11:4